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目錄

雲南

布政使

潘原明　應履平

袁愷　徐贊

王俊民　黃昭道

陳善

參政

楊鐸子從附　黃暐

朱應登　陳規

李渭

參議

趙忠

按察

劉舒　張翥

張憲臣

副使

徐觀　陳政

陳騏　朱文

賀元忠　孫繼芳

申綸　楊逢春
曹逵　楊道亨
僉事
邵玉　林淮
林希元　張澤
經歷
劉遠先
知府
杜棠　朱繼祖
龎嵩　鄭溥

戴綮　王好學

劉容　齊柯

同知

彭鋭初

知州

高手南　譚謙

林挺春　潘緣

知縣

虎臣　賀朝用

教授

周奕

山陰張汝霖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家標　梓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

雲南

布政使

署雲南布政司潘原明傳　　黄金

潘原明揚之泰州人初與與偽吳張士誠俱起盜徙元兵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原明及李伯昇呂珍等與焉後仕士誠爲浙江行省平章守杭州歲丙午十一月右丞李文忠師至錢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問之對曰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虀粉百萬生民聞之莫不震懼及聞將軍布德

勞來雜犬弗驚皆曰王者之師也以民情如此天意可知不如乞降有更生之望文忠遣歸明日原明卽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乎榮華乃志存于康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意事雖晉于見幾民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於職方欲溥霈於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幷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馬六百疋 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戮授行省平章

其官屬皆仍守舊職士誠由是勢孤以至于亾洪武三年既封功臣　上于原明欲優待之命食其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十一年定省臺等官歲祿之數原明毎歲給七百五十石于官田內取之十四年大兵平雲南擇名臣重望者鎮其地以原明署布政使司事與楊思祖同心撫輯民夷安之十五年十一月卒柩還賜葬鍾山之陽

雲南左布政使應履平傳

履平浙江奉化縣人由進士歷任德化知縣稽勳郎中獻河清賦陞德安知府秩滿陞貴州按察使正統中奉勅同尚書王驥平麓川苗冠進雲南左布政使尋乞致仕爲人剛直不阿所至祛除奸蠹民多便之且嘗論列時政多見采納

雲南左布政使袁愷傳

袁愷字舜舉其先安丘人占籍華亭愷少貧獨學府出事賈販不爲人知年二十七始棄去厲志讀書入府學爲弟子員教官以其晚學易之愷自若也未幾

中進士授刑部主事推總三法司事陞江西按察僉事改廣東所至有聲人始奇之江西賊圍西貢縣長洲村愷率兵往捕時賊勢方熾或請宜少退愷下馬令曰吾在此汝何敢不力叱使進攻克之巡撫紫文莊知其才委起調狼兵兵懾不敢肆又率偏師駐全州督軍餉賀晝梧州總府多所裨益都御史韓雍征

大藤峽愷躬擐甲冑冒矢石以從將皆壯之賊平錄功有實鈔文綺之賜擢廣東按察使進右布政使遷雲南左布政使未至卒愷居官廉不爲身謀出仕三十年家無餘積卒之日橐中蕭然在鄉里任其役素不以勢位自居出入乘扁舟從一二蒼頭見者不知其貴人也時以此高之子[illegible]孫誁皆以能書授中書舍人直文華殿

雲南左布政使徐公行傳

徐贊字朝儀浙江永康人嘉靖間任按察使丁亥冬十舍安銓叛雲南久安忘備報至上下咸以爲憂公曰醜虜敢行稱亂者謂我軍非其敵耳今以夷攻夷成擒有日矣總鎮撫按諸公知公才識凡有所圖悉以諮公乃議調元江蒙化鎮沅等處夷兵佐以漢軍呈委諸僚分統進剿巳獨留中議處糧餉閑習各執事皆立具晝夜登城狗師至忘寢食於是計立招降大旗陰誘脇從仍造小旗千餘大書同心協力各保身家八字于上令各聚執赴撫綏是歸降文至賊勢

日衰時冱寒民多凍餒公復捐俸爲粥食之仍請撫
臺大發倉廩全活者以億萬計戊子春土舍周朝文
繼叛與安銓合焚劫屠掠兇燄益熾遂進圍省城將
肆焚戮上下震恐公登埤呼寇諭以朝廷恩威責以
大義寇皆伏地請降且以復官爲言公諭令退舍俟
命寇遂麾衆而退公即夕走使檄向各哨官軍厥明
合擊賊遂敗潰公仍議督僚長驅直搗而還獨渠魁
逃逬未獲分別設方略卒擒而殲之人更稱功得獲
賊屬萬餘簡審無辜悉爲開釋民深德焉爲立祠
巡撫歐陽公重疏公器識無遺功勞獨著保境庇民

繫人心於全省撫降訊醜賚帝德之好生六月擢本
藩右布政使八月進左布政足皆以公資深序進而
論功之賞則猶未及也

雲南左布政使王公俊民墓志銘

王公諱俊民字用章號南湖其先石首人始祖勝友生添禮添禮生聰四川廣安州州判始徙荆州府城家焉聰生翔東阿驛驛丞配楊氏實生公初公就學機神警閉書初讀輒能舉其要治易書爲文迥然出諸生中正德丁卯中湖廣鄉試甲戌登進士第銓授蒲州知州公下車課農桑緩刑罰修學宮甫三載而士民德之州用大治當路者交章旌保擢大名府同知當行民遮道留不獲爭脫其履以去并肖像事之大名境廣政劇公才敏而勤時任郡憲原孝爲守後

至郡郎自慶得賢貳身倚重焉凡重務鉅獄必以托
公公一一裁決有巨璫家故居城中怙勢侵古人地
宅公一切奪還之又勾考戎籍無隱弊郡人稱平撫
按表其治行于朝居無幾陞福建僉事兵備汀漳汀
漳道連三省多盜且每訟必牽引數十人經年不結
公至郎理滯平冤庭無留案時閩中叛卒糾平民爲
漳南巨患公設策分布民兵往捕殲其黨覆之地方
獲安秩滿擢廣東左參議時田州土官岑猛叛亂
朝廷命出師公冒險觸瘴督糧餉以給軍士賊平撫
按上其功賜綵幣者再時以入賀　萬壽至京

轉山西副使後改福建巡海副使過家方就道楊夫人棄養為斂葬備禮服闋補河南副使兵備大名大名舊治士民聞其再至驩甚比至諏訪民瘼飭嚴兵伍如在濟南時未幾轉廣西右叅政尋陞廣東按察使乃慎刑汰弊姦罔所宿名赫赫起轉本省右布政益展心力得承宣體會鄉試諸生提調科場井井有條甲午冬入覲京師先是部使者欲誣入人罪公與論齟齬部使者銜之竟為陰中乃調公雲南公至清案牘勤聽斷羣吏斂手會有詔徵滇產黃金丹青甚亟公移文督派恐民受擾每就中必為寬假雖見忤

使者不顧安南搆亂時議欲討平之乃區畫兵食日懷隱憂會有驅兵民轉餉者地方洶洶自危一日閧士轅門軍衆鼓譟露刃欲爲變羣相視錯愕莫知所爲公徐呼使前諭以利害皆感泣聽命毋敢譁者而亂隨以定時方賴其有爲忽遘疾弗起時嘉靖戊戌四月十有三日也公平生恥奔逐初弟坐其姊爲宗人妻得外補其實姊氏逝久且乏嗣制得無礙公一無所陳請或問之公曰某若是是干進也竟不聽後雲南巡撫官疏其事爲請奏可覆勘且至當道擬將柄用而公逝矣　亮直練習文法蒞政詳謹雖事端

務錯從容應之皆中肯綮事集又不矜功伐處僚友
恭巽所在交承稱不絕口及聞公訃慨歎至有泣下
者雖久官家無袍贏論者謂爲廉介君子云

雲南左布政使黄公昭道傳　　胡直

黄昭道字文顯平江人生有異質出就外傅凝重不與羣兒伍人竒之登弘治己未進士筮仕川東長山令其民悍梗素號難治昭道下車盡心拔戢𠜶剔其蠧弊拊摩其𤸇瘝政令一新豪猾斂避歲大蝗愈捕愈熾昭道憂之嘿禱於神曰欲下蝗必得雹去蝗必得雨俄而雨雹交作蝗亦隨滅人以爲異宋范文正公幼讀書長白山昭道爲建祠祀之終三載銓司以昭道賢能徵爲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時逆瑾擅權號稱八黨昭道上章論劾引趙高仇士良爲戒

瑾怒劾下南京守備官杖三十除名久而積血千踵遂成跛躄庚午瑾伏誅癸酉擢廣西按察司僉事尋丁外艱乙亥起復以舊職補江西時宸濠久蓄逆謀招納亡命劫掠彭湖等處為地方患貽道捕獲數百人訊鞫成獄雖取怒宸濠禍出不測弗計也無何丁內艱戊寅起復補山東踰年奉勅轉海道兵備副使海寇不時竊聚貽道分遣哨兵設策勦捕濱海晏然屢蒙欽賞屬郡多冤獄歲久未決貽道悉平之全活甚衆壬午擢雲南左參政時木邦孟密緬甸讐殺已數十年矣先是府官往輒以人馬萬餘擁前後費

鷙疑竟莫能操縱謂貽道曰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今操之既弗服殺之乃弗勝計將安出貽道歎曰木邦諸夷皆國家臣子性雖獷戾豈無人心哉若以誠心公道處之則無不服矣何以殺為言者慚竦頃緬甸告急貽道主議但以數騎往渠遣人簞壺以迎入其地諭以利害待以誠信前後事情悉為處斷皆讋服懽聲遠聞且貢方物如往歲事竣分胥安晉道方月餘尋甸報剿賊安銓欲殺守奪印甚急貽道即遣整兵兼程而進賊聞貽道至即釋守還印遁去好赴本司右布政使尋轉本司左布政使時貽道久勞[illegible]

務先年足疾至是復作遂告病歸辛丑三月偶病索紙筆書曰老夫塵世七十四年茲以疾於三月初吉大歸中書諸官履歷及家計爲詳遂成小子𡘋壽清勁無異平時衣冠儼然而逝見者咸以爲仙

雲南布政使陳公善神道碑　　許孚遠

先生諱善字思敬別號敬亭世居錢塘太平里家乘始清河居士某凡四傳而至司訓公荆獻是爲先生考以先生兄弟貴贈禮部員外郎加贈刑部郎中母王氏贈安人加贈宜人先生生而端凝弱不好弄年十一能屬文嘗從贈公讀書於觀察王公署中一見目爲遠器十四及王文成先生之門十七試有司督學汪公置異等甫弱冠督學林公選爲五經師所造士若太保高文端公而下多賢達甲午舉浙江鄉試第二人辛丑成進士拜攸令初至屏供帳一切汰

省示民悃愊歛故健訟先生以至誠化導訟日簡無何丁王宜人憂服闋補桐城時贈公司訓崑山先生用出都門覺心動馳抵崑贈公果疾革居三日而卒訣僉謂其孝感云巳酉北上應聘分校順天士兼易詩得楊首孫公鋋二十四人巳補清苑清衝劇而疲尤加意損節先是金臺驛站馬出閭郡諸州邑厥後變爲輸銀貽害清甚先生議仍前規均派爭者蝟起會以轉力請于當塗行之而清人始蘇在禮曹典屬國往朝鮮諸夷以貿易齎漢物歸縣官費供輸而牙儈售苦窳爲夷人病朶顏貢夷且有僞增名物窺利

者先生悉糾禁之言於宗伯華亭徐公替為例進主客員外郎尋轉命僉憲督學廣西首迪士以正學使知根本重德行傚何仲默關中學政令誦習經書傳記子史古文詞粵士彬彬嚮風焉未幾轉參議駐惠潮海寇初平瘡痍未復一務休養安集境內宴如旋轉副憲督滇南學其型範規條無改西粵之舊栽刻小學句讀自警編忠孝歌頒教諸生遷滇右參政督理銀場諸建言開礦利者俱報罷始先生督學時以執法忤鎮臣且忤御史至是被誣論罷秩去已而承顧王侍御評按滇廉其枉力辯于朝其略謂陳善居鄉居

官人稱嶽古君子及任前職人稱爲眞提學諸所舉
措實能造就人才似以戇直忤權豪而受謫廢臣入
滇聞諸鄉縉紳諸生父老言最稱究枉亟當名用朝
論韙之復原官隆慶改元起山西按察副使尋轉江
西左參政未匝月轉廣東按察使先生以刑獄關係
民命精審讞牒洗冤剖疑擧黙多異政且與臺行稱
中會流賊曾一本冠廣城城門晝閉軍民扶老攜幼
向城而泣先生惻然曰奈何棄數萬衆于鋒及下爲
啓門躬爲殿而入之賊矢幾及車蓋竟無虞轉雲南
右布政使自貴入滇道崎嶇甚先生捐俸爲倡開驗

爲害者數十處滇人聞先生至吾甚先生亦樂撫之興利剔蠹不遺餘力黑白鹽井久爲墨吏豪家所乾没於是釐剔一清而民稱便滇歲採上供金二千兩而滇實少產金戶業困且復增輸三千先生建議派價諸州邑市金蜀之寧番懸尙以解民衛無擾六衛諸倉散斂爲奸利先生詳定條例刻石永絕弊源撫臺某欲奏行戰象之法於朝先生力言西北非用象戰地象產炎徼不耐邊苦寒每市一象於土夷度費金五百而水陸倒斃煩擾百端貽患匪細議得從故事土官騷然黠者多少難之索其重賄先生即與輯

聞滇撫[illegible]嘗曰治滇以馭夷爲要沅江武定之事失其心也人以爲名言會武定之役兼攝洱海道事武定經鳳氏變後議更城獅山而激江城又議遷廨西嵩明兩城且新築四役竝起物力不支先生多方調度不踰時而工就復立哨建堡以峻金沙七度之防推誠布信民夷大悅昆明之旁山曰橫山山陽有田五千餘頃地高苦旱先生視白石崖有泉在上游可引溉而爲橫山所隔議欲鑿山通渠而室難之先生曰事在我耳仰天衆禱天焦勞經晝山前後竝與開鑿之役功久未成庚午大比提調雲南文武鄉試

事辛未轉本省左布政使先生居滇三載久蓄去志而以方有事橫山淹留歲月至是決意引去遂上疏乞骸骨新鄭當國許之歸日啓行則橫山水洞忽裂開通蓋神明實有相于先生也傍山萬家受其利因名其洞曰惠濟立祠洞旁肖公像祀之去滇之日行李蕭然縉紳爭爲詩以頌冢宰嚴公清有賦前鐵漢撑天地膽衷丹心泣鬼神之句先生旣歸造請並絕自御簡素織嗇至修築塘道路勞費不恤其東新塘九十餘里倡於先生而成於郡伯劉公伯縉張公振之利濟甚鉅若觀音抛茜泥慈雲二嶺皆有修

業功生平存心濟物然有差等不安施三黨之親而
貧疎而賢者泊故舊門生之賢而貧者時有周給其
婚不能嫁死不能葬者並給之屬歲荒傾貲市米爲
賑復作糜以哺饑者民病疫施方藥給棺具冬月施
絮衣掩骼埋胔不可數計戊子春形神已憊猶力疾
焚香籲天爲民請命家人進粱肉輒推不食曰民糠
粃不給吾忍甘肥脆耶遇窮交淪落或故人子有急
每極力拯援桑梓利弊知無不言賴以調停者甚衆
然不令人知也先生蚤聞王文成之學遇按察公
卣督學滕公伯輪大集學徒于天興書院屬先生提

衡其中書院中廢又旋復因修復俎豆祠田爲長久計撫臺徐公禮聘修杭郡志先生倣綱目立例自漢迄今具爲條載筆削甚嚴凡再閱歲而志成然精力自是耗矣先生林居垂二十年寔賞爲無虛歲太宰張公瀚嘗以先生及雲間莫公如忠吳門袁公洪愈三賢比諸商辨周邵江陵目爲迂濶不用晚入張太宰諸耆英怡老會李公貞亭少師𣎴先生及歸休策杖履相屬鄉邦尤稱義焉先生信古好禮冠婚喪祭毋苟徇流俗忌辰輒衣疏食素終身閨門肅穆別無媵侍與其配俞安人相敬如賓入則肅然獨處

恒竟日端坐諸子進見拱立於旁有問則對無敢輕發一語者器具樸陋不愛華飾見人服食靡麗輒目攝之至有褻服以見者每晨興整冠服坐庭中令子婦諸孫次第相見時有訓戒語家僮無小大悉林出入儲察必嚴不令其一時放蕩於外也己丑冬一疥甚然無他疾瘥起猶巾櫛如常勉諸子孫以立志遜大觀正人等語夜呼季公來訣奄忽長逝可謂正命考終矣享年七十有六所著有與子書行稿二卷黔南類編八卷黑白鹽井事宜六衛命叙條革二卷杭州府志一百卷動賢祠志四卷族譜二編家藏稿五十卷二

雲南參政楊公鐸傳　子琰附　　祥符文獻志

公諱鐸字文振陝之朝邑人元季兵亂其四世祖德亨東遷河南之原武祖旺隱德弗耀至父智以公貴封僉事生六子公其長也幼入邑庠明春秋宣德壬子中河南鄉試魁次年會試登曹鼐榜進士觀政刑部正統元年奉勅前往陝西纂修　宣宗皇帝實錄次年三月除授大理寺左評事詳讞平恕公勤之聲茂著當時正統乙丑陞授陝西按察司僉事廉能以持己嚴明以臨政時遇按察使總治司收多尚寬平奸宄之徒肆爲狡辭皆得脫放公知爲奸狡所欺必

法言以正之由是輿論稱快聲價益著景泰甲戌復陞陝西布政司右參政督餉延綏甘肅等處軍儲益勤乃心益公乃政邊事益寧軍民悅服天順壬午丁內艱服闋復除貴州參政通前九年滿考吏部不捨其去合疏保留陞食從二品俸照舊管事成化丁亥丁外艱還鄉閒友人宋克新謫官東阿與妻子俱喪不能歸葬公乃出備路費遣人自東阿取三喪歸葬之鄉人稱美公之存心多類此服闋復除雲南左參政莅任未幾引年乞致仕還僑寓汲城日與士大夫優游詩酒鄉社之間歌詠吟嘯微醺輒自舒懷嘯詠而

不拘拘也公初配梁氏封宜人繼配趙氏俱先卒繼配孫氏亦封宜人子六曰璜鄉貢進士曰璲弘治庚戌進士觀政兵部

子璲字廷佩別號靜軒其先陜西朝邑望仙里人高祖德亨博學好古元末避亂攜家東徙開封遂占籍原武祖智封按察司僉事父鐸舉進士歷官雲南參政致仕歸以河患復還居大梁公甫弱冠捉學陳公選見而異之曰吾禮經有傳非子不可遂受焉成化丁酉舉于鄉錄其經義一爲式屢試春官不第且親老家貧諸兄相繼沒公乃服田力穡以養其親暇日

從事問學至弘治庚戌登進士辛亥丁外艱服闋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改武選司辛酉陞車駕司員外郎奉命同御史某汰京衛軍得避匿者萬人歸伍且上草刻私役者　上嘉納之爰著為例乙丑陞武選司郎中奏行公蔭襲嚴比試諸條大司馬深器重之正德丁卯銓部以廬州之守擢公為知府公至則壹以廉正御之郡有疑獄歲久不決公親推勘得生者六人郡大疫公請禱徧給醫藥活之宅若敦禮士夫敎課農桑得古循良之體庚午陞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署設滄州近京師商旅多豪右然鹽場有遠邇

美惡公場置一簿納竹筒中令各商以次出之豪右
不便公曰吾革弊耳權貴何卹焉由是鹽法大行壬
申劇賊劉六等攻滄州急州吏失守公督州民諭以
大義登城守之且伺間發矢遂斃賊首乃解去當道
以聞　上賜旌獎是年冬滄州內變殺吏民劫倉庫
公倉卒率市民力攻而逐之先是有馬指揮者與公
善出白金二錠寄焉變後公袍汾然惟馬金因投
破篋中獨完左右欲私之公叱之曰是何言安作此
喪吾所守癸酉公年逾六十上章求退者三而銓部
方錄公賢勞進階以請得旨陞山東右參政致仕公

優游林下十有三年丙戌歲卒壽七十五公性剛直
善談論古今非其道義不肯取與人歷官中外循循
簡朴澹無所矜歸田閉門靜坐飲酒彈琴無所干於
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其若世之人逢達履窮蚤營
夜計以惟日不足自黃童至白叟形神勞役若將爲
得者豈不悲哉　副使田汝耔墓志

雲南左叅政黃公暐墓碑　黃衷

朗溪之黃六大宗中派自汴梁宋靖康之季避亂南徙是爲朗溪之始公諱暐字時雍椽坡其別號也曾大父宗善沈毅有略後山之亂以計干主將脫良民於兵者數千人大父慶父超贈承直大夫吏部驗封員外郎妣鍾贈宜人公生焉羸弱不好弄嘗坐齒役羣兒若官府者長老目之曰黃家偉器也甫及志學嶄然出師右年二十六領成化乙酉鄉薦卒業太學益博綜羣籍以書授徒凡得其旨要者卒爲名士然屢屈於禮闈始詔選天曹太宰匿其文第一授吏部

司務陞司封員外郎時東厰權甚特盛曾署請謁必跽蔵恭績厯公次當往比見長揖而已總兵沐崑請嗣黔國公公援其世宜襲西平侯執奏至再朝廷以舊恩遠鎮特與世公爵故事子通朝籍父為外小吏雖以罪廢充冒貤封公奏革之由是士人始知恩典之重尋拜江西左參議奉制督儲入辭冢宰屠公滽曰江西大藩錢穀弊集是以付卿公對曰往服厥官安敢不力如後有謂臣才智弗給郎皆可信若謂其貪幸見察耳屠曰噫豈有是哉至則撲家恵民去蠹蠹如振秋槁郡縣權目素然且隷若完若負不稱簿

領肆口指陳無一舛謬又鈔通行法日畢清縮不假
籌計奸吏屏伏糧政大修籌庶人皆異志醞多借貸
口僚朝見類皆叩頭公伏不動俟皆畢而與議者以
爲得體祿米折價溢數而橫收公執不可庶人大怒
遺儀賓李某動以危言曰殿下且奏奏下即布政通
判輩斬矣公徐曰第斬吾一人足矣何究彼邪其議
竟沮至如辯蒙僧之誣訟逸兄逐之役無上下趨焉
居八年撫臺林公見黍爲之延察若蔡若周若王爲
之以無內援未果遷備逆理剛政裁奉制官公在裁
列士民攀泣且欲疏乞留公輕舟徑去既而江西樹

務日弊朔議以售職起公復領其事未至擢雲南左
參政所當納樓茶甸長官死妻沙福代與夫弟普顯
治兵相攻積數年死者甚眾撫鎮屢遣藩僚撫諭竟
莫能平公曰非藩臬重職恐未有濟乃偕僉司鄒闓
以往比至境福顯皆嚴兵自備公若不聞也者抵館
即名二渠反覆詰讓盡得其情乃執通把數輩將拉
之操兵者望風奔潰公度其已困釋之曰日暮且休
矣進明俱來吾有戒約詰旦二渠皆束身伏庭下聽
命去居數月福等各行千金求免初約且曰已告大
二子者公曰吾即受此緣此死者又不知幾千百人

吾雖貧且老如子孫何謀者乃寢竟弭其亂初安南
長官那代攻破蒙自縣其令祿鵬之族負固垂二紀
歷數守巡毋敢議者公至則益整卽調狼兵進
旗鼓申號令若將征之者氏懼請歸祿鵬之妻若其
屬口乞緩師以圖新由是威震六詔璘雍安附理作
威且忌公功語次微有譏犯公盛氣力辯聲色俱厲
安乃媿屈連呼鐵漢吏民因稱鐵漢公云比致仕歸
家而歸觀者泣歎謂三原公後無此廉節也公雅善
吟詠晚年屛居詩益雋永遺稿藏于家正德壬申孟
冬四日卒享年七十有三

叅政朱凌溪先生應登墓志銘　李夢陽

凌溪先生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舉奇童時即解聲律諸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皆與之然懼其蹶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中聽賦以見志而力躍于淵學於是飫醇探諸程猷經用實英摛華樹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並驅競騁吳楚之間欲為俊國一時駕古之士爭慕嚮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則不之喜惡抑之北人僕恥之而欲以經學行文曰彼生不務實即詩到李

社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華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賈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衙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剸劇斷錯乃績亨于官而其學愈淵括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為之愈益亨乃於是陞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羣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顛則我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要與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劃駭旋大不

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歷而凌谿性質直不解飾詞色於人更哆侈口根不即穿之幸例謂亢高往祟魑魅尋隟恭政卒罷去凌谿踪潛伏草莽中溫繹前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亾矣噫嗟嗟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貽禍才美秧殃順往逆來孰非天爲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谿竟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嘗旨曰先富後貧病從內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陔然易直衝口日哆

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斯其量可與傴僂佽佽者道哉
退研精虒推訂律歷運數譬史質經底詮名實流覽
古今横睨宇宙視軒騶直芻狗耳大命中奪齎志長
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官來謁揖讓而
氣絶斯病内生之否邪噫嘻嗟悲乎悲乎凌谿他所
奇節隱行與凡履歷宦業忠孝友義言動細小莫之
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𨷖運數者如此

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陳君覲墓志銘

張時徹

君姓陳氏名覲字忠甫其先南朝之裔世居餘姚開原鄉宋有諱昇者嘗率鄉兵禦賊冦授武功大夫京畿都統領于廷俊復率鄉兵禦金人境內賴馬高祖諱孟雍贈吏部文選司郎中曾祖諱雷封河南彰德府同知贈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祖諱廷敬直隷𨶒州判官贈工部營繕司主事加贈廣西布政使司左叅議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父諱煥光祿寺卿母胡氏封淑人君𠀤爲光祿公第四子正德癸酉光祿公舉

於鄉捷書至而君生自幼秀穎不羣束髮從其族兄
湖廣右叅政豈授大小戴氏禮輒能了其義爲文渢
夷爾雅年十六補縣官弟子巳復爲國子生辛丑從
氏太守犀叔氏少宗伯陛同舉於春官君益自奮厲
折節讀古人書顧連蹇不得志於有司庚戌居光祿
公憂戊午捷順天鄉試巳未再捷春官拜兵部武選
司主事尋陞車駕司員外郎再陞郎中佐大司馬樞
機爾淸軍府人無敢干以私者甲子轉武選司郎中
凡天下武臣承襲者咸隸焉吏每竊柄舞文紈袴子
皆入賄賓緣爲姦濼舉往往多濫君一以至公振刷

之邪蠹屏息三月居毋淑人憂丙寅服闋復補武選
司郎中風裁益厲兩典武會舉一考天下都司官豪
雄帥領多所識拔累官郎署練達機宜材識卓詣大
司馬虞坡楊公大器異之戊辰兵備湖廣衡永郴桂
諸郡恭朝廷以君夙望故以全楚要害付君君馬首
南也慨銳志經略會新寧猺人寇掠江廣詔下命君
討之君以兵餉方不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元
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諭以威信猺人面縛降轅門
願受朝廷約束誓無敢復反者廣東賊黃潮祖等流
劫郴州桂陽君督兵擊之斬獲虜首以百計招降餘

黨悉平廣西賊韋銀豹韋大鸞樓船泝衝承江大藤
諸郡君又督兵艤之江上時兩廣征古田獞僮軍前
檄君爲備乃君大振兵以張軍威聲聞八桂蒼梧[illegible]
虜爲褫魄彼省克奏首功徭人既平則給土田立營
嚴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糧興學校明教化凡士風變
治民務戎機靡弗經營蓋爲朝廷保障一方樹長久
之畫非苟偷旦夕安也而君之神用亦竭矣初[illegible][illegible]
士賢有惠政於衛永間衛永人立祠祀之至是以君配祀諸之兩陳公祠云辛未入賀
先帝萬壽節報政於朝先已陞君雲南左參政而
京以勤勞遂事積苦疾作卒於京師旅舍時壬申三
月初九日也吳拔揚公撫而哭之出涕曰使君須[illegible]
無疾即卿丞何足道哉乃給驛遞館具其喪歸[illegible][illegible]

參知李公渭傳　　　　潛園来

歲癸亥余師天臺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公從之遊余乃獲交公及公歿歷中外相去萬里不忘以學相商證而今已矣是不可使無傳乃爲作傳公諱渭字湜之學者稱同野先生上世自吉水遷思南父諱富累贈中憲大夫母張累贈恭人公生而凝然玉立眉目如刻畫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十五病居小樓當盛暑箕踞而處中憲公見無不敬飭之公屬然書諸牖尋曰如妄念何中憲公又以思無邪飭之復書諸牖久之靜默中恍若有得者及與客笑談前境隨失

困自疑曰有得有失非本心也自是公之求心者日切嘗謂伊尹堯舜君民自一介不取始故刻心澄質甚於交際甚嚴舉似道林蔣公蔣曰靜假動真問一介不取蔣曰硜硜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浹於背癸入西都耿先生以宦業相知已進而語學有深省遂就弟子列及耿先生里居公往謁夜與先生弟子庸共論亟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也俄疾呼同野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公為之灑然最後與近溪羅公為寮互相參證其學益邃嘗曰孔子毋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着纖

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毋意即千思萬慮皆
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即巳百巳千貫無纖毫人力也
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巳又語門人曰浮
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
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一
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
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蕩然一體中吾之願也故廻
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爲縣官教小民大指率謂
於此初令華陽爲剔奸弊撫流移不得休息知和
州興學校抑吏胥歲省浮費數千金郡縣所欲待公

而夬遷高州府同知至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書院教授諸生亹亹不倦而以其間飭武事為不虞備西賊來攻公率所部授甲羅陣為三覆以待賊竟引去時方變里甲為均輸公剷其多寡官為支放民歸農至今著為絜令嘗夜夢巨蛇而身者三揮杖擊之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吏各以兼金進公斥去不顧笑曰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蝎哉爭應天府治中南戶部員外郎再轉工部郎中出知韶州府先是部有二源之役百姓苦之甚多去為盜公集寮屬諭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欲弭盜之本也倘身為淵藪

是我爲盜等而何以責之民乎洱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諸君勉之聞者悚息居韶治最富遷而爲民以借寇請詔進服俸知郡事加故再入覲府　穆朝宴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旌之幣鈔公與焉遷韶爲其省副使平惠潮討朱良寶克咸厥功思賚加等經畧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濟遠邑治關驛從峽中東山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公本謀也晉雲南左參政洱松溪水灌田萬餘頃城晉寧安寧二州以與金碧府滇用兵久疲瘠大作以爲采與樂食貧民所活無算死無稗者官給之至八百有奇往上官猷皆當事者月

爲奇貨畱數歲不遺公建議輸粟藩省代　奏授官
部使者上其議土司萬口頌之矣在滇四載謝事歸
臥中閱書數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衆搆朋
來樓居之日惟明道作人爲務居恒事父中憲公烝
烝敦謹卒柴毀支骨毋張恭人病纍巳罪狀籲於天
乞減算以代建宗祠聯族屬念俗日敝力持古禮以
先之常言居官不廉從糜費始於儉德三致意焉時
多有興起者戊子疾作猶日與門人論學至革進諸
弟子訣怡怡以學爲規言不反私既卒士民奔哭者累
月四方同志或爲位或爲文哭之不可勝紀公自言

於學入白下見耿師與居和高時不同過楚登天臺
又覺與白下不同與近溪遊月巖復覺有不同者如
登九級浮屠隨步而異所謂未見其止者非歟所著
先行錄答問三卷毋意篇合大學中庸易問爲一卷
簡寄二卷雜著一卷詩一卷文二卷統十卷又著家
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規三卷行於世先後按部
使者採鄉評祀省會及郡學鄉賢祠又從諸生請鄉
建特祠祀之生正德癸酉十二月卒萬曆戊子四月
享年七十有六諸子姓彬彬以文而廷謙世其學尤
著載耿少司馬志中不具論

論曰夫黃金爲鼎貴重矣一旦入用以烹飪炮炙曾不若釜鬵之爲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也晚宋儒者握拂矩步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往爲姗笑者之口實參知公在所有循良聲蓋學以本政政以徵學卽謂淵騫冉季兼數器而有之奚不可者善乎參知之推言之也曰吾之知學自耿先生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耿先生之謂也

朝請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叅議趙君忠墓志銘　馬中錫

君諱忠姓趙氏行恕其字也其先宋宗室福王與芮六代孫繇汴遷越再徙蘇遂爲蘇之長洲人高祖諱孟桂元中奉大夫檢校大司農平原郡公曾祖諱由瑶濰州知州祖諱宜濟隱德弗仕父諱學禮樂善好施鄉稱長者以子貴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母陳氏封太孺人行恕自幼秀穎端重異於常兒稍長氣岸魁梧楚楚如老成人父[illegible]道入邑庠爲弟子員問學講習窮晝夜不少間學成遂以宣德己酉領京

閩鄉薦庚戌登進士第觀政內臺踰年擢河南道監察御史文林郎明法律達憲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而哀矜慎恤恒存於心時鄉先輩陳僖敏公掌臺事振厲風紀御史中非卓卓者雖鄉舊不少假辭色而獨禮重行恕正統己未春　命按四川所至鋤强激貪問民疾苦而興革之境內清肅未幾有司報松潘商巴辣麻國皆叛君即奮勇率兵入其巢震以風威諭以禍福其黨衆悉潰既而廉得其實乃統兵者激變所致遂劾其罪罪之　朝廷遣使賜寶鈔酒幣將吏懾服番民向化邊境以寧辛酉奉　勅巡浙江海道

早夜盡心撫士卒飭兵備繕城堡嚴斥堠卒無意外之虞壬戌歲朝廷簡能御史清理天下軍政廷臣僉議舉行恕乃拜璽書之廣東督勵所司期以賞效雖蠻鄉瘴海無不躬履其地不踰年軍士肅清民不告擾一時為御史者皆自以為莫及未幾朝廷以陝右鉅藩嚴方岳之選遂擢行恕右參議行恕居官勤吏治恤民隱陝之人無老稚賢不肖皆愛戴敬服尋以省官復任改雲南左參政因搆疾還鄉調治遂不起距其生永樂甲申享年五十有六行恕平生操履端謹財出非義者一介不苟取故久歷仕途囊無餘貲

逑鄉郡之居室族子弟以宴而告之人矣行恕携家
累孑孑然無所於歸其友朱名仲憫焉乃假餘屋以
居之既卒其喪不能舉名仲復偕其友徐文輝董倡
助以襄厥事爲文章典重和厚詞理精到詩好唐人
氣風辰月夕撫景感懷必見諸賦詠長篇短章清新
典雅足追古作云

雲南按察使劉公釪墓表

何喬新

成化十有四年春雲南按察使劉公仗和帥其屬入覲懇懇求謝事吏部以聞　憲宗皇帝特允其請公歸徜徉林泉者七年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諱釪仗和其字也其先本長沙定王之裔王之子蒼別封安成侯安成卽今吉之安福也至其孫亢以罪國除因家于邑之茨溪祚胤蕃衍歷唐宋以至元代有顯者曾祖諱子定別號新齋始徙家邑之雙溪祖諱伯文別號文閣贈禮部儀制司主事考諱球由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講上疏指權奸死于制獄贈翰林院

學上謚忠愍母鄧氏累贈太宜人公自幼穎敏過人忠愍躬教之時姚文敏公學于忠愍公之門公與之上下議論文敏每歎服之稍長從學于禮部侍郎李公克述學益大進會忠愍以諫受禍公哀痛毀瘠幾不能生服闋讀書養母無復仕進意　景皇帝即位覽諫言忠愍之冤詔贈官賜謚且祀于郡之忠節祠刑部侍郎楊公彥謐巡撫江西名公語之曰而翁忠節已獲貽雪于可以仕矣公乃赴江右省試以春秋魁多士甲戌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預修寰宇通志書成賜褚幣文綺擢廣東道監察御史未幾出巡

福建幾邪盜束手時同官者務搜抉以峙聲威公獨
慎憲度理冤獄察吏治巡歷所至訪民利病而興除
之不求赫赫名人皆以為得憲體眞定有淫婦不安
其室其族長恥之合群從毆殺之有司坐以謀殺當
死者七人公曰此羞惡之心也何可深罪具以上請
遂皆免死福建都指揮僉事錢格與其長劉姓者有
隙劉密白鎮守中官誣以罪乘夜以兵圍其第格覺
而逃中官遂以格反聞廷議遣官會公覈其事格亦
詣公自首公具奏格懼罪而逃非反也格得釋毋語
人曰微劉御史吾族滅矣汀州寧民欲奪隣之墳地

以葬其親郝不與豪怒言于朝云其地當出帝王
英宗遣中貴人會公驗之公曰入閩遐且僻寧有帝
王地邪眞妄言者干法既還臺同官以私忿欲劾大
臣且誣以閨門之私以章示公公曰言事當顧大體
奈何以曖昧之事汙衊大臣其人慚而削之天順甲
申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奉璽書提督學校公至則明
教條嚴考較進茂良黜惰頑繇是兩浙文風丕振擢
倫魁登膴仕者彬彬焉成化辛卯遷按察使或疑公
優於文學法律非所長及見公決獄曲當其情乃大
服尋丁太宜人憂去服闋改雲南按察使雲南荒服

之地外與京牢交趾接公因俗爲治寬其禁令馴以恩信蠻夷畏而懷之及公歸羣夷皆太息曰是善撫我者何遽去耶公性孝友忠慤公殁事太宜人以孝稱與兄叅政仗德友愛尤篤接人一以誠意而世所謂機變之巧若無聞者居官盡職分未嘗衒能矜名以求人知而當道亦無能知之者故其官止于此

雲南按察使張公翥墓志銘　王鏊

雲南按察司按察使張公諱翥字汝振世爲蘇之長洲人曾祖諱進浙江諸暨知縣祖諱滄國初以人才徵未用卒考諱樞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妣陸氏封太宜人公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虞衡司又改南京刑部山東司歷員外郎郎中出知江西南昌府進河南布政司右叅政雲南按察使致仕以子約貴進階正議大夫勳資治尹　今上登極以詔恩進中奉大夫正德丙寅冬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七配吳氏累封淑人子男二

長約工部營繕司郎中公淸愼守法矐然若不自持而見義卓然不惑始至南昌卽理寃獄出之民大悅尙安有毛姓世豪於鄉縱火殺人亾命吏不敢問公發之竟置重典民又大悚有中貴來傳捜括民間奇玩勢張甚郡縣望風迎拜且以鹽抑配於民而以庫銀給之至南昌公曰民吾民也庫朝廷之庫也誰敢干之吾將以聞於　上中貴見公不可奪乃稍自戢時所至民被其擾獨南昌晏然雲南諸夷爭贄賄賂公行公一切禁絕年甫六十以疾老懇乞致仕以歸公天性簡儉家故富甘貧素而自奉有人所不能堪歸與樵牧閉門客至則淸話終日澹如也居官所至能舉其職而南昌之政尤偉

雲南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張公憲臣墓志銘

王世貞

故雲南按察使張公以萬厯元年五月卒公諱憲臣字欽伯其先晉陵人有徙於崑山者遂家焉世世力田孝弟至公父府君洪有隱德嘗之嘉定得遺金數鋌爲迂歸以俟以金者授之金即馳去一日輟耕就上有相者過而指府君曰是大富貴顧乃以子故府君笑曰吾家世農安所取顯耶公時爲兒從傍聞之竊沾沾喜就里塾師吾伊不絶矣公業成爲諸生久次其成薦復偃蹇南宮試者久之而能不以戚欣見

覲益砥節於學由進士謁選得南昌令人或虞公寬
大不任劇曰令可拜恩槁也且倖相地何以處之時
南昌饒積牘牘牘數倍他縣而黠吏欲以事嘗公則爭
探牘緩急雜而進之公第行其急者而抵緩者地曰
胡足溷乃公也後不以序進立抶汝矣吏咸吐舌稱
伏神明邑事大治近地時中大盜公出循行鄉落見
長老問所苦人人自喜謂張公全活我又清徃犴之
稱冤者十餘郎摯擊無以難也公胡爲腹便便造
請臺省諸公間亦不厭諸公日益賢重公日得數張
令吾曹不安枕耶而有殴御史某者勢張甚一日顧

公語縣丞金若于吾欲有所餽謂痒祠也公徐曰縣
無羨也御史怒謂南昌令不奉檄覧訊諜而猶無羨
公前謝曰此乃三殿工羨也縣不敢置他羨御史益
怒詬詈不絕公起自如御史以巡按滿賁緑監軍事
再上疏有所推薦不及公而公益以治理流聞郎侍
相亦語人張令似不識吾家家亦不識張令無何侍
相與御史後先敗而公用卓異治拜工科給事中郎
上疏四事平賦役修水利重守巡謹隄防公故家東
南於東南計尤切時方修廢備公謂郎武庫甲仗將
士司命奈何一切倚中官宜付外給事御史得覈之

又謂兩幾試不宜誘司訓老生能失士咸報可公自
吏科右給事遷刑科左持節封虜山王克正使給事
中之得正爲使自公始也還晋戸科都給事中三上
疏論國清大計下所司行之公自起小官驟貴重然
惆其益務爲恭謹不以自簡故加朝紳色而共於國
家計尤歲歲有指樹數爲風諸公卿翕然稱之至出
爲浙江右叅政相驚謂曰張公長者胡遂離瑣闥也
公於職分守金衢嚴三郡管平礦寇大將軍用師閩
多倚義烏人而義烏人益驕横竊相從剽攻椎埋不
休公錄其豪以自隨而繩之躬爲訓練成師曰子去

盜而爲縣官用抑何貴也建德學宮燬公捐奉以先之葢學成而諸生有膺薦者矣公爲叅政三歲始遷雲南按察使垂入境黔國公橫而欲用故事責三司苛禮公使人語之曰公安得稱故事夫豈昔日黔公也望金馬門若九天上而欲輕加其從臣乎尋謂其僚曰禮如是足矣尋旬土酋歿而其妻安構致訟欲得四川酋某夫之公獨曰安構而私其土之人固假今不虞失土耶毋亦奸人詐爲謀以構難乎勿許便俄詐露竟知非安意也公在諫垣日以推轂賢士大夫爲己任然不欲使知之而其所甄拔紀少恂曰吾奈

何以耳語輕祈天下材頗獨劾一都御史苛暴好殺會有與主得不罷而都御史驟遷至八座與相而握銓者比遂因上計謫斥公歸公聞命之後日即行滇以饒貨甲天下公無所攜顧獨拔士之官滇而不能歸者悉傳置之人謂公即廉奈何借他人裝而重我行李也公笑不答當是時田畯市叟咸喜得一當公爲壽至詞翰之社雀躍思御而竟病瘵矣瘵一歲省可能起行忽瘍瘤潰不止久之卒年六十有二耳公爲人寬仁恭儉出天性即所所造請毋論其可者其不可者亦訥訥然不欲見口也所推遜亾論豪長輩即兒

稚惟恐其失之也五六歲喜爲詩至老而吟諷不倦雍容和平得大曆貞元遺旨然不欲爲人出之間有能舉公詩者輒面赤嚅嚅欲避去以故其詩存者千餘首奏議公移雜文若干卷備之笥而行者僅紀游二稿而已王元美曰張公之爲長者乃爾吾聞之明興崑有王君良事 高帝爲陝西按察使 高皇帝揭其名於殿楣而月之敦厚其所爲長者狀非一今乃併張公二矣其官同其祿詩不配德又同世無有能名王君者如張公可以興矣

雲南按察司副使徐公觀傳

徐觀字大賓其先世有自滁州來爲姑孰守者因家焉遂爲當塗人祖義由明經舉任巡檢觀年踰志學從師受易克自刮劘以底學成領鄉薦年廿十九乙未會試中副榜授山東齊河縣學訓導以內艱去任服闋調江西武寧縣學訓導人才多所造就秩滿使翰林院校其績學皆優超陞刑科給事中駁議奏章糾劾姦惡無所顧避嘗奉命檢封番舶巡視選陞所在有聲正統初刑部尚書魏源薦觀擢雲南按察司僉事至則撫究獄別懷貪一以平恕施之上下悅服

稱有古憲臣風時麓川小夷負固拒命詔興師討之
觀佐元戎深入賊境脅擒偽規籌策賊寇以平陞本
司副使餘孽竊彧乃於要害處築城堡濬溝池以備
不虞且爲墾荒田俾軍耕守復招還夷落被賊虜掠
者數百人爲嚮道又畫通南牙山道路以進討由是
邊患永息陞按察使缺守臣率衆相與奏觀補之而
觀進表卒于金陵之新河享年五十有六

雲南按察司副使陳公政傳　　黃佐

陳政字宣之番禺人生而秀穎六月能言三四齡時客有以三人聚話命之對者曰應聲日四皓同遊客大奇之十五能文詞有理致作自訟文以警勵提學僉事彭琉見之曰此殆潛心孔孟者也亟稱之正統辛酉發解第一卒業太學祭酒李時勉命與高榦等四十八人讀書于尊經閣下登景泰甲戌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書成拜湖廣道監察御史繩愆糾謬務存大體嘗劾天勒民十事人服其敢言尋奉璽書提督北直隸學校立教條十五事設簿

責以稽學者勤惰隨其資質高下而成就之大都以
德行爲本文藝爲末未嘗輕易棄人故學者咸懷其
德閱九載郡邑諸生交章奏保特陞山東按察司副
使提督學校如故蓋前此所未有也先是積歲檔例
不敷庠序廩米折半支鈔奏言京師首善之地當以
培養人才爲先不宜吝惜小費詔復舊典士益激昂
久之太常卿員缺吏部侍郎尹旻名欽指案間犀帶
示意政對曰腰金恒愧非據敢濫涯分乎旻遂曰君
言是也遂不果用成化丁亥上疏請追崇孔子謂當
易大成之號以洗胡元之陋復玄聖之稱以正宋人

避諱之失用示一代崇道盛典會議者加詆斥寢其疏不行是歲改雲南按察司副使至則羅武弁之尤無良者數人修舉憲度張弛有道民夷安之甲午獻績之京至湖湘遘疾還番禺治療逾二載卒年五十有九政爲人資性淳雅學殖該博存心忠厚不言人過孝友信義之聲洽于鄉黨廣之薦紳謂可以託妻寄子者政一人而已

論曰成化末建議者請尊孔子爲廣運帝益去舊號朝旨不行然不以爲非夫孔子之聖固無待於追崇然所謂洗胡元之陋正宋人避諱之失則正名意也

詆斥之逢豈其命歟先大父長樂府君稱陳意副之賢不容口且曰吾從之遊最久溫乎其外粹乎其中表裏渾然猶一日也長於自修而短於徼名故或毀方而瓦合意紀之甗夏之璜旣櫝且瘞猶燁於斗極君子豈能自掩其善哉記不云乎苟有其言必聞其聲苟有其車必見其式

雲南按察司副使陳公驥傳　黃佐

陳驥字夢祥南海人少喜技藝工書能醫有司羅爲醫生使視重囚入獄中穢不能忍恥之乃學舉子業爲邑庠生時年二十七矣三十一舉于鄉連登進士拜大理寺評事晉左寺副修撰羅倫以剛許之陞江西僉事發奸擿伏有能名分巡嶺北民病瘴以藥活之者至八百餘人勘虔糧明經界均徭役民不敢欺有病死而歸以被毆殺告者驥視而祈之曰傷必有血蔭今肋骨形變內黑外彼能自內毆耶煑皂角水洗之黑色盡去獄遂決人服其明巡九江以南火熾

學宮文昌祠凡清出虛糧十八萬三千餘石儲贖罪穀備賑濟至二十一萬六千石有奇以各道罰罪鍰市材倩工脩理學校祭器及正聖賢像服之不如制者七十八所毁淫祠九十七區百姓以陳打鬼呼之陞雲南副使時鎭守太監錢能家人不法每爲騏所制中傷之遂訐奏落職家居年八十餘卒騏性勁厲自許晩年論名理與張詡論不協著蔦魚辯原學諸篇蓋亦自有所得云

月山叢談騏爲江西僉憲初至夢有一虎帶三矢登其所覺而異會按問吉安一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

初女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悔剛紿之其夫
感激每告其窓友周彪彪家亦富嘗聞其女之美而
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
貧士遇盜殺死從行者皆驚散而貧士之父疑女家
嫌其貧使人故要於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殊不知
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遂訟于官問者不察刑拷女
有姦而謀殺夫獄取貧士之父問之云女與人有姦
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子乃詰其父曰爾
子在學交與誰最密曰有周彪者獄因思曰彪帶三
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趣

數日僞移檄下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之名在焉旣至騏飲之酒半獨召彪後堂屏左右引彪手歎息隅語之曰人言爾殺貧士將娶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與汝嘗吐實勿欺吾則甚汝彪錯愕戰怵即跪而悉陳之騏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一郡驚以爲神騏爲人慷慨多大節羅一峰詩云舉世皆矯人惟公獨男子其人可知矣後遷雲南憲副竟以䌓監軍失官今詩卷尚藏其家或謂此爲年侔胡僉憲事非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朱君文墓碑

李東陽

君姓朱氏諱文字天昭一字天章其先世本亳人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五代時遷睢陽宋有諱貫者官兵部郎中致仕與杜祁公輩為五老會繪像為巷里今存焉五傳至直秘閣子榮徙常熟生貫錄院修撰大有再徙吳又三傳至征東儒學提舉德潤世所稱存復先生者為君高祖曾祖吉避地崑山入國朝為戶科給事中 高皇帝旌其直言賜以錦綺後改中書舍人歷湖廣按察司僉事 太宗朝復召為中書

舍人祖諱永安隱弗仕考諱夏居鄉授徒以君貴贈監察御史妣鄭氏贈孺人君少入蘇州府學為諸生有名初業詩旋改春秋再改易成化丁酉舉鄉薦甲辰擢進士高第連遭二親喪弘治己酉服闋簡入都察院理刑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承勑稽廣東西軍籍兼諸司卷牘乙卯巡按福建己未擢湖廣按察副使專督屯田水利巡按意有所屬君持不下會署歲考見謂為治事遲緩例當調用需闕不時得君已無仕進意命亦不及越三年乃改授雲南君上疏請老遂不復出其子希周以弘治丙辰狀元及第歷翰

林修撰遷侍讀當被封勅例進中憲大夫正德辛未三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八其生則正統甲子八月二十三日也君贅于吳之王氏封恭人子六人希周最長君性斂而愼言動不苟居官持大體寬而能斷博羅軍陸氏安指鄕人二昆弟爲族而資其費不得又誣其爲故軍陳盈二氏子從祖以無嗣爲子今二氏顧絕當各逐木役君折之曰無嗣乃養子安用二人二人者又豈適皆絕軍之後哉其人乃服閩民有製海船者海商以通外國巡按論商死民當謫戍都察院欲并坐死君疏謂例以擅造大船載違禁貨

物入番市易者處以極刑今民未嘗入番船又非商所造不當各坐乃皆從末減巴陵有率諸子及母弟之子共毆殺其異母弟者既皆論死乃誣其弟嘗通子婦為子所詬因惡其玷而毆之於是弟之子亦坐死君曰律罵父者須親告乃坐伯殺其父則僇人也豈可遽以為信立命釋之凡此類聞者皆為一快他如均龍溪南靖佃法革沙尤水驛夫船減延津二府隗運浮費增湖賓陂堰令屯田隱匿自首而籍其久業者雖皆州縣事督令區[illegible]悉君手出而名之曰遜紱豈其情哉今希周以文行[illegible]川于時君子曰固于

是乎在

雲南按察司副使朱公文墓志銘　王鏊

朱之先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宋有兵部郎中貫與丞相杜祁公遊所謂睢陽五老者也五傳至直秘閣子榮稚年遭亂南奔始家吳之常熟直閣生實錄院修撰大有徙家吳城又三世為征東儒學提舉德潤有盛名于元是為公之高祖曾祖吉戶科給事中以直言被旌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名為中書舍人始徙崑山祖永安考夏皆隱居教授考以公貴贈監察御史公諱文字天昭自幼超穎迥出輩流游郡庠部使

者程校藝業輒爲首冠舉于鄉輒不利成化丁酉年三十有二始占南畿鄉試甲辰登進士第公初治詩已乃改治春秋又改治易治易未三年遂登第士流服其敏弘治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兩廣戎籍凡理戎籍例以搜括隱慝多寡爲殿最涖其任者率以酷烈爲名公在兩廣獨持平不苛而稽審有法民一言出乃洞燭顛末雖斷歸戎籍退無怨言巡按福建風裁整肅衆謂得御史體覲都御史富林副使俊移疾家居咸奏起之時公私殫屈國計無所出而鎮守死者貲財鉅萬輒歿于羣小會福建鎮守陳道

死公乃籍其數以聞冀可佐公帑之乏詔不從是役鎮守死御史不得復領權貴者始忌之屯田故有額而隱占于奸民歲久漫不可考公至湖廣則許民自首不究切之或得業已久則輸稅而不奪其業民見公明信率詣官首實公為政雖若嚴峻而每出于平恕閩有吳甲治海船商乙以市外番咸坐死公曰甲造舟而未嘗市番乙市番而舟非所製得減死其他冤獄尤多所平反政聲流聞法當遷秩上官有不悅者署其考為才力不及久之改雲南公曰尚可仕乎遂上疏乞致仕時閣法方峻人為公危之公不顧卒

翰苑居官幾三十年公私無纖毫過權門要路雖舊與連未嘗一言自遇人有德公者寓書當道薦進公知之即還其書不答曰吾豈可自售也尤善論古今成敗能以辯博濟其議往往屈人于廣坐之中予與交幾四十年偉其博重其廉且守而獨疑其過于警拔不虞乃以不及沮于時銓鑒者其獨謂何物論所以至今不厭也公以正德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六十有八子男六長希周賜第一甲第一人及第今爲翰林侍讀以學行聞于時

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元忠墓志銘

王鏊

雲南按察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澤民其先自宋南渡來家吳包山之陽曾祖孟安祖文昌世有隱德考廉以易學魁應天解試歷官九江學訓福建按察知事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吳中今吳中易學最盛其淵源葢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占解試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廵視漕河河道爲通出按廣西風裁凜然剔奸振滯黜汚崇良名聲大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悦

郤金亭

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司
撫夷勦寇茂著勳績鎮守黔國公巡撫巡按僉舉公
貧望不當尚滯卑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騰衝
時木邦孟養舉兵相攻絫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諭以
威德事且就緒而固以病乞歸矣帳下千人以金爐
不受夷人爲作郤金亭以旌其廉云公歸林下凡二
十四年歲乙丑　詔進亞中大夫正德丙子八月以
疾卒春秋七十有八公爲人操執堅定面目嚴冷在
道時獨持憲紀輩類御史抑首娖娖不敢出一語親
舊或有囑則厲聲曰吾知有　國法不知有他他日

有言言事當有跡則又厲聲曰御史以風聞言事必
族發而後舉則焉用御史爲家居久矣雖子弟不敢
媟見泰以御史按閩中還侍立左右惴惴如也近世
仕者多崇第宅廣田園以侈相尚公少能以其家富
迄老所居狹隘卑陋終不肯毀一瓦增一壁曰無爲
子孫累也冠服敝甚飲饌菲薄能甘之雖宴享賓客
亦不肯隨俗奢靡値伎樂必望望然去之出入坐一
小航人不知其嘗有官也於乎其可謂篤於自信不
爲流俗所變者耶

雲南提學副使孫公繼芳傳

孫繼芳字世其華容人正德辛未進士初為刑部山西司主事是時宦官勢盛東廠獲數人誣以為盜下刑部論尚書命繼芳治之鞫知其冤也即白尚書曰此人審非盜可冤平民哉尚書命白東廠亦無能奪也卒出數人御史張璞劾天和王廷相迕宦官被繫獄疏救不報因謝病歸起改兵部車駕司主事陞職方司員外郎　毅皇將南巡武選郎黃鞏與繼芳百餘人諫止　上大怒咸廷笞之繼芳得不死尋改職方掌軍國機務及諸邊鎮奏書故謂繁重繼芳日談

笑爲之至奏草時命吏執筆旁立顧口占以書然亦
咸明切引繩墨中事情未幾與部尚書事相牴牾外
補雲南提學副使卒誣摘黜之歸繼芳性慷慨激亢
當其氣所欲言雖萬乘勿畏也其爲提學雲南時數
以事與都御史御史爭都御史御史亦降意溫言解
之嘗爲諸生受學何景明爲舉子亦遊其門故其文
尚典實叙述紀載有班氏風所傳詩僅百餘篇皆精
語惜任直過當遭時排抑然海內豪傑至今尚多知
之

雲南按察司副使申公綸墓志銘　連鏞

公諱綸字廷言姓申氏別號南濱其先山西屯留人元季有諱文美者徙居絳縣嵩孟里國朝洪武中其子庸舉文學爲絳學教諭進山東掖縣知縣嘗過廣平之永年慕其山水之秀遂占籍爲永年人即公之高祖也曾祖諱達永樂初以人材徵授禮部主事祖汝寧知府祖諱寧　宣宗朝舉賢良方正考諱廣自郡掾拜蓬萊典史陞靈璧主簿生平爲人仁厚與物無忤前妣王氏生紀妣岳氏生公及緒及絎公自幼聰穎出羣嗜學問弱冠補郡庠弟子員益力於學弘

治戊午領京闈鄉薦乙丑登進士第正德丙寅授山西定襄知縣隨丁外艱已改浙江永康復丁内艱壬申服闋改山西平陸平陸地僻民頑素稱難治公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勸强植善興學諭俗均徭薄賦甫歲餘政平訟息部使者交薦其賢甲戌銓曹以政優調公太原去之日餞送者數千人老幼流涕有臥轍不忍舍去者太原民悍俗野刁風素熾公下車明法持平風采凛凛健訟者迸息不改月而事克就緒乙亥擢潞州知州時潞久不雨公至膏雨霑足民大悅丁丑擢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戊寅轉户

部廣東司郎中歷官兩部政績偉然庚辰三載考最得

賜誥贈父如已官贈封其母妻皆宜人嘉靖改元壬午擢河南衛輝知府至是才識益老練在衛不勞而治甲申河南諸郡飛蝗蔽天民多患之獨蝗不入境禾生六穗歲大熟士夫各贈以詩有無冤清漢獄多稼頌周田之句由是撫按使臣交章疏公治行爲中州第一乙酉冬述職京師而改調常州之命下矣明年丙戌朝會吏部推郡守治行卓異者請加委賚公首與焉至常益以廉慎飭身嚴明發政一時豪右斂手避之其政之孚者移風清訟禱雨應桴散殘

賑貧詰奸弭盜興作書院新學宮審繫囚簡卷濟戎文演武之數表表可述丁亥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明年戊子至蜀時憲長缺公視篆振風采雪冤滯律蔽貪綏遠夷秉公執法敷恩著威凡所建白鑿鑿如也偶因議事與按臣不合適己丑大朝考遂以才力不及解任自是家居數載無復仕進意辛卯夏入京欲上疏乞致仕不果遂補雲南曲靖等處兵備然意不欲久居也會明年壬辰大朝得以年老致仕見邸報脫然歎曰吾年六十有三得生還鄉井足矣抵家躬於滏河之陽因舊梁構室四楹扁曰寄傲草堂內有

嘉木數種修竹萬竿足以供清玩勝日角巾野服扶
致騷人墨客相與徜徉其間又偕士夫故老效古人
爲眞率會月舉歲遍以順養天和郡舉鄉飲必敦請
以爲上賓吾廣平宦族雖多求其功成身退富達尊
之榮享林泉之樂好古執禮爲時推重如公者蓋不
多見人皆卜以遐筭孰意未疾一遘竟至不起哉公
生於成化庚寅春秋六十有九嘉靖初詔下均田之
事郡守湘源蔣公忻然舉之事雖善政而關爲姦胥
多田者阻抑公獨奮然堅主不避詛謗後郡守又欲
建通水惠民二閘泄瀦沃稿然舂鍤之勞民滋不悅

也公亦委曲詳盡道其便益根桀以贅襄之事卒得
濟其隱德之及民者類如此

雲南按察司副使楊公逢春墓志銘

王慎中

西渠楊君名逢春字仁甫泉州同安人由己丑進士授杭州府仁和縣令父喪未至官服除爲蘇州府崑山徵入授南京道御史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母喪去職起復僉事爲四川按察司擢湖南布政司參議積資二十四年始爲按察司副使未至雲南卒于參議之官舍年五十六君居官竭心奉職凡職所當事事悉力從之事有犯忤人所縮首畏避及勞險不可必濟君必引爲己責曰職所有事也直前勇赴不反

頗沮侮常爲巧者所目君𥘉不知久之或知亦不變
也曰使衆人智而我爲愚不亦可乎且使吾不思則
意貳力分於事率亦不能如其職矣是吾正有賴於
愚也又烏用去之崑山稱富縣前令多以富自沒有
能不沒於富而諸獻遺權力猶不敢裁罷君曰費人
之財以買聲市恩而詭於不貪人之費斯孰執其咎
一切罷之其政寬民急吏賦籍獄牒胥史不得竄手
戶受賦重輕獄當決縱榜示出無不懕服不復求吏
知權不在左右也撫按異意條教難遵君据理疏正
嘗以理爲君奪江南：、諸郡邑以歲時餽盌堂爲常

君入臺愧不敢至曰是嘗爲崑山盡罷諸欣遺者不
可搰也巡視江南北倉庾汰黜猾貪風采振竦所部
廣屬吏滋多人人如君臨之在廣東分巡嶺南道嵠
界遐曠猺種蕃育其中數爲民患按嶺南兼有兵戎
之寄法弛日久將玩卒惰賊白日剽通道行旅使塞
相爲蒙蔽以苟歲月而已君首舉綱維責郡縣以修
政息民之要然後易置將領選卒訓練指授方畧自
是賊發輒得野聚荒村開戶而寢矣在蜀領鹽書專
以鹽屯爲職最號煩劇利源所在豪右穴之君綜例
成類按籍考要年侵月觮瞭然可見僞巧之所飾課

入日進時叙州戎縣都蠻畔殺略吏民長寧戎珙一路邊無居人監司相顧莫肯發口君獨抗言且設禦取之策撫按相與謀非楊僉事不能辦此會檄以都蠻之役委君君至益用耳目知蠻敢為不靖由屢撫養其驕桀之性非盡勦之後益不可為度險阨分兵四路約期進勦君復計蠻素以撫狃我若因而誘之宜必我狃得之易也陽撫其四鄉而以勦二鄉為師名果得四鄉最桀者四十人以來盡殲之用是兵入存功倂斬以千計湖廣分部潯邵之間戶多以逃寄戶据其田逋稅猶責主戶之存者故以益多而逋殆

不可校君爲法使稅常附田以行田與稅不得相失而互爲有無也平賦均役通滯節冗事集而令不煩其在職獨久復因暇日興起禮教訓勵生徒士奮於學者彬彬然盛矣所至盡心於職大較如此故其以憂去嶺南以遷官去蜀民皆若失所怙相與泣曰孫鑾復苦我矣其卒於湖南民走哭相踵不絕喪歸罷市舉聲以過喪出境乃已君在崑山邑有故相當國子弟僮奴暴里中君置之法移書都下懇惻侃切言以德爲愛之意故相報謝暴者終君之任益戢嘗欲奉其父祀于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

不悅然未嘗敢短君也爲御史值　東宮備官寮時
相引置私人物論大譁君首彈之相權寵方盛莫敢
齒及　上覽君疏爲易置所引用者時相氣大沮欲
中君以事而有所畏遂以僉事出君臺中在嶺南節
州守倚故相大爲奸利總制撫臣憚相權益優異之
君白發其奸撫臣搖手君曰坐視民患不除不能一
日安於位除患而以禍去心所安也撫臣內惡其言
而奪於君之法節守竟不免此皆其悉力於職人以
爲愚而君喜爲之者其在蜀都蠻之叛非君職也直
一憤在職者偷事病民遂以身任之功成而賞不及
不以得功久而後白然君仕雖不甚化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雲南按察司副使曹公達墓志銘　王世貞

嘉隆之際有直臣焉曰按察副使曹公之爲御史也甫朞而挾其儕糾故佞宰汪不法語峻甚　上杖之五十謫外而亦爲絀宰汪以解公方臥兩緹騎褰過宰汪第忽挺立指而詈曰若尚能待我入長安門耶徐徐步歸邸待命得蔚州判官而前是君按司隸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隸公寘之法而翟其者爲林與主追以權貴書居間復寘之法京師日相攝彊項著矣而公之判蔚州也[illegible]乘水公恪焦嶢之民以侏繇借貸格貲援者所全活無算攝斬

水令　章聖皇太后梓宮歸顯陵當道蘄水郡縣責
供帳甚急公第飭吏民手扳木次已公服前引常隊
外不化一錢曰吾蘄水非中貴人外藏也中貴人問
而知爲公驚曰是故强項曹耶猶巋然御史會風便
引帆去而公遷南城令爲眞矣公之令南城善狀非
一而大者若汰坊廂役崇學校邑有婦貞暴於淫姑
以死者公詗得狀聞於上而旌之至公遷去南城與
蘄水人後先爲生祠以祀公至今勿絕公爲南繕部
主事遂遷郎中領蘆洲公領蘆洲而蘆利瓜剖之官
民豪不得從中牟尺寸矣凡三年而遷知廣州府廣

會府吏撤蝟集公一切以惠文埽之若洗始公令南城而御史汰以苛禮望公公拂衣出曰吾御史豈而比耶以是頗得難上聲而公繇廣入覲順德丞趙某夜行金贓怒叱出之會公至自覲趙丞坐賍爲臬司以屬公公治極法且抵罪而巡按楊御史故與丞有連欲有所縱臾公持之益力御史恚而已加公公曰趙丞善行金舍之固當亦竟拂衣出而御史業已中阻監司有恨公者爲陰咻曰守飛書出中道矣則又曰守俟三司集庭欲辱公矣御史窘乃誣公它罪狀詔卽就訊而公上疏自白竟得雲南守而丞及御史

祖徵罷謫縉紳快之公守雲南亦會府其治如滇以最聞遂擢其省按察副使治兵備臨安夷酋普應阻兵公奮身請以所部深入窟巢卒縛之而撫使者以非初議格其功更爲飛語聞當調公遂歸人謂公調不當更內地耶且久資以非時擢耳公咲曰吾往者自吾餓而今不自者不吾餓也且吾官三十年而幸有老母在而忍倍母出也公家居不以非時謁守令即守令或宗戚之顯重而過界者面斥之不少假亦素熟公爲人無忤也公少貧爲諸生日一粥自給及其貴而老非客至不二簋客或風公力不能南

三篚耶公謂覡諸君誠儵然覡吾諸生時則已熙卒以隆慶辛未得年七十有七公字履中其先爲常熟福山人已徙邑之沙溪後割沙溪屬大倉遂爲大倉人因自號曰沙溪

雲南按察司按察副使楊公道亨墓志銘

王世貞

蓋予讀楊公狀而悲之當公之守眞定也見以不以天下第一者而一撫臣欲中公以快當事意輒以罷公夫以天下之好不能勝一人而公就屈即所恃者天耳而以何事竟白公當復故官然復官之命下而公先已卒矣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所恃者天歟非耶公守眞定爲三輔域大郡庭五州二十七邑之長而臨之而上乃有諸督撫按察兵巡見臨者以十數又當東西孔道冠蓋羽檄肩摩即守令狼弗遑

也而公素彊力日勵又嘗爲李官讞斷益習吏抱案請署公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扶其不當請者曰太守適爲猾胥作地耶諸州邑受約束者以次授案去所造紛爭前而吹公不顧第擿其中要窾呼一二把訟大猾厲聲曰而不吐實立碎汝首矣以故公所臨訟不數語而決故事守以夜分臨讞公之始至猶旰非久而崇朝矣郡置供張甚設其造請諸公不避皆然所饋不過筭罷食自恒賦外一不以煩吏民而會虜騎入紫荊畿輔大震公行視郡三面皆土城歎曰地幾不與虜共耶顧郡有決鈹若干緡及贓吏所

騎僚給衆藉之以白於當請因石於山因陶於土度
三面咸甃石之不匝月而畢趙民忘與公又益濬濠
及築滹沱廢堤以外拒水而内護濠久之滹沱挾霖
雨而水横來爭堤且潰公督僚吏多益畚土牛木楗
之類捍之而身露立城上慷慨爲文以禱及禱而水
有若青羊者一目獨角引首而逝水亦隨減當公之
出禱也民之薄於堤者以千數丙夜不辨色號呼請
救忽故神祠光焚然有二燭浮出因傳炬以免咸加
額稱公神君神君云而公又奏蠲其歲賦之半諸上
賦金郡例有火耗或至十之三以供守費公一切革

之民益用大悅謳謠載道而前所謂撫臣者不欲言其人故公同年進士也與御史不相能屬公司其狀公念已守土大吏安可首釁鬬兩監司但委曲引大體覬消其嫌而御史內材公所措置多與謀滿首薦公而劾撫臣所私者撫臣大望公謂背我而新鄭公當國惡故相爲公鄉人嘗道出真定以言微嘗公公逡巡謝不敢知而撫臣者故新鄭客窺得之大喜謂公奇貨可居矣公嘗修郡城垣學宮陰陽醫藥公署度之費無所出會有倉羨粟四百石公以付工使計受值日以所事請也而公既遷雲南按察副使以去

則用前事疏奏公謂有所乾沒當罷詔懸歸就𧰼公
道聞之笑曰太守有州五邑二十七爲三十二城一
雉而城可百金乃愛此紅腐粟耶且撫臣眈眈欲肉
我而自此腐粟四百石外不能以毛髮餓我彼猶人
也吾安所解何公乃歸耕楊翁與其諸從季飲甚歡
然以數飲得脾疾久之寢革貽書陳懿德先生謂受
上恩無以報即不我白我無所愧地下也已卒而
所論公事下彼御史責問諸所作受直咸有狀內廷
見吏民詢公賢否吏民叩首流血講曰楊使君僅飲
一杯水而奈何以腐粟餓之或謂使君即不白我曹

願得死代御史乃上疏略曰雲南按察副使故直定
守道亨材而廉守也廉者必不盜倉腐粟材守而貪
亦必不須此倉腐粟且粟授直工工皆有狀詔特復
公按察副使以示優而公不及見矣公頎而長身風
骨聳秀而温然謙卑長者性孝友居父怡山公母馮
宜人喪以毀瘠聞事繼母馮太宜人共養腆備諸弟
道通輩成依公所以撫教甚篤而其逝者子其孤亾
間也既以貴念獨居饒而使偪困役日就約因割腴
田六百畝助之以故公病而里中人爲飯僧祈神及
而巷哭聚吊若市然公少年爲諸生則已有聲數試

有司數不利者博士家言凡數萬餘始得解又踰年始成丙辰進士授行人出使諸藩以秉禮最其官當遷爲給事御史而居與御史大夫隸大夫之奴與他惡少詬而誤詈公奴也聞之僅得刑部某司主事稍遷員外郎以至某司郎中公檢精勤於職當是時西曹郎名能法比者以女公其名善博士家言至古文辭亦以如公竟不調而以積貲僅得守而始得大郡然其遷副使則在萬里外甫遷而劾繼之劾甫白而公已卒公與無天哉悲夫陳先生曰山海經所稱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名

猍猍公所禱而見者耶彼猶獸也而能使水隨而退
者何也神祠之煬胡自出而應公以出千大於湄且
聞之稍民旱公再祈而再得雨則公不謂無天也公
字豫甫別號九華山人其先避世於華亭之修竹鄉
遂家焉子孫益蕃衍環澱湖而居者亾他楊而邑人
以區為扇遂稱為楊扇君所自產也父即怡山公揖
平繼母馮俱以公刑部郎貴贈封

雲南按察司僉事邵先生玉墓表　李東陽

先生姓邵氏諱玉字德温其先寧波慈谿人也四世祖承事郎馮二府君徙居鄞曾祖維乙祖子文考敬先先生爲縣生舉宣德十年鄉薦正統元年登禮部乙榜授汝州學正歷遷南寧河間二府學教授合九年考最吏部遷順天始以京秩入流品會　朝廷命大臣會薦可爲按察督天下學校者先生用兵部尚書馬公昂薦超擢雲南僉事兼督貴州未幾墜馬傷足遂謝事以去居十有餘年乃卒先生生永樂五年卒成化五年壽六十有三先生學本諸經傳涉史傳

為文章典雅有法氣象嚴毅行甚謹不苟為酬應為
敎必先孝弟忠三者期以磨礪士行為天下用在順
天雖不久任諸生思之至今繼敎者皆莫及焉在雲
南不避遠其人凡所按試冒險阻窮歲月未嘗色倦
三應聘為考試官山東西俱號得士而江西得故侍
讀彭公敎為解首若今學士張公元禎禮侍郎傅公
瀚董公越祭酒羅公璟皆時名士鄉榜之盛無與為
比嗟夫作人選士之典在國家為最重今倚席以敎
定額以試曰是足矣求才稱其職竭志力以圖于成
者幾人哉閱世寖久知人才不易得前輩之不可復

見奈之何不爲先生悼也謹以是表請墓先生在汝設饘粥以救饑民在山東有士子賣金求舉斥弗納在山西作誓心詩以見志在雲南見道旁羣婦稱夫死戍携幼而啼饑者督有司査共籍廩於官此其懿行善政在人耳目者

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公淮傳　郡志

林淮字長深淮早喪父養母孝成化十一年進士拜刑部主事卽奉母入養京師旦就郎署必戒婦飲食盡恭久之母念家鄉切遂引疾歸旣三載部檄趣供職淮以京師苦寒將母不便遞疏乞改南京刑部遷員外郎弘治改元陞雲南僉事淮曰往棄北就南爲養母也今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吾母豈宜往乃自陳情願爲近地學職使得養母詔允其請乃以淮爲常州府教授親終復注僉事如初淮就學職居二年母以病卒淮哀毀扶櫬到家亦卒淮初入刑部承平有

疑獄一家十八人坐死前官持兩端不決淮一訊即得人服其明允嘗當盛暑提獄命人汛掃獄械及剪剃老囚髮日賫文湯與浴彌月囚無瘐死者淮有女弟適人毋愛之無迎養必挾與俱大槩淮操行於倫理爲最重云

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公希元傳

林希元字茂貞自幼嗜學讀書通宵而甚刻苦其寢處衣食有人所不堪者其於研究義理解析文字尤極其精以儒士中正德丙子鄉試三場巡按胡公文靜得其卷命特給以燭宴鹿鳴之日布政伍公符謂曰公異日必大用以其感異夢云連登丁丑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左寺評事執法不阿中貴決疑讞十餘事不可盡述皆人所不敢為而公獨任之聲稱籍甚至兩都有鐵漢之謠　世廟登極公應詔條上新政八要有君道急務六朝廷大政二十八要皆深切時弊中

淸言路莘鎭守二事最爲人所難言言官以是切恨旋遷寺正有巡城御史訶詈者有所私問斷不聞法司已而問者家訟冤法司法司過寺公詗故事凡京圻有獄自杖徒以上無不移部寺問理平允非成法有駁譯請吏詹林三御史爲解不從蜀堂官爲解不從遂誣以抗拒罪謫泗州判官堂鄉陳琳同僚稱君雲瑞求贈言祭酒崔公銑作說鉉以相贈皆以聖賢事業相勸勉而舒公芬亦謂今日道喪之時惟所論德義之勇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足可救時公至酒盡心職事竟以抗節不屈嘗路遂棄官歸家居三

年以讀書解經爲事值　世宗皇帝銳意中興校羅
賢俊少宰方公獻夫詹事霍公韜列故刑使莊渠魏
公校并公十人以聞奉　旨推用公起北大理寺副
未至任尋陞廣東鹽屯僉事陞南大理寺丞時正
上特點公益有意於大用公也公自爲寺屬已有聲
至是益練習法所當加不少假借事涉權貴無所迴
避然或獄事有難决必與屬官反覆辨論至侍乞而
後已時國子祭酒王公道司業歐陽公德並以理學
名公往復其間不專名已見而於二公之說亦有所
折衷不盡從也四書易經存疑於是再更定而古文

類抄出馬適大同軍叛公連上二疏詞極懇切竟爲當道所阻秩滿晋北曾遼東軍士以都御史吕公經清屯田不便巳窘辱之朝議差官體勘公上疏極論姑息之弊請用兵且曰人臣有出力以定國家之是而不係乎疏與戚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計乎利與害者臣希元是也天下聞而壯之疏入忤旨遂落職知欽州會安南事起公議復四峒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　上覽奏甚悦命四省臣調集兵糧以待而特遣本兵毛公伯溫咸寧侯仇公鸞往徂征未入其境而登庸子方瀛巳爲其民所殺登庸計

窮納款終始悉入公策意必欲如國初郡縣焉也奈
夏公言素不悅公因排其議以保境息民爲詞　天
子竟不懌而罷姑以安南國爲都統司登庸爲其使
其實安南未嘗爲司登庸使號亦未定也千載之功
竟以一言阻之良可惜哉公旋擢海北道兵備僉事
竟得罪罷歸乃著太極圖解春秋質疑讀史疑斷訓
蒙四言考古異文批點四書程文宋紀尺論表策等
書行于世學者稱爲大崖先生年八十五終于家死
二十餘年乃祀于鄉葢特出于督學大倉王副使之
意且有特祀之議時詘未克舉也

張僉臬公澤傳

方學漸

嘉靖丙寅八月十有四日張公以僉臬討賊繼祖死之賜璽書贈光祿少卿廟額忠節歲時祭祀廕一子有司樹石於皖城之衢曰仗節滇南而吾鄉之評忠烈者必推張公云公家桐城雲田之坂人謂張雲田高祖傑累千金好行其德歲穀出粟千石周鄉里供佛動十數金家用是落有鄉叟嘗大石立其庭金標古篆不盡曉惟記澤被萬里四字明年公生傑名之曰澤字大被從夢也公冲年穎異七歲授論語至卞父母竭力事君致身喟然歎曰忠孝當如是夫厥舅

太學王孕奇之曰此兒識度非常長竟郡諸生名能文章人多從之遊公語其弟子曰二三子欲為聖賢乎將榮肥是計乎先正之訓謂何而升斗為榮貨惟六經之辱踽踽獨立鮮知之者少司徒盛公汝謙獨重之數過廬劇論移日嘉靖戊戌選貢計偕丁未授沅江令沅多曠土招民開墾資牛種省仟陌沅江大治武陵請攝故事長吏不他攝公乃沅江攝武陵武陵有洞寇公率兵禦之佯卻縱賊大掠翼日復卻賊懈陰使奇兵擣其巢獲渠魁遂平無何以憂去兩邑民爭挽其輀歸而不能具喪禮稱貸襄事既闋補巫

山巫山舊無驛里甲窮繁劇一驛巫山便之稅茶歲有例公卻之以克茶商之賄大饑輿發捐俸爲粥飼羸尫存活甚衆俗尚女巫杖之火其神巫風頓息戊午升衢州別駕逋賦者盈囹圄寬爲期而出之咸泣爭輸逋矣自奉甚約民稱張青天會龍游常山皆之令監司使攝龍游矣而常山之民要之曰張公爰而薄常山監司乃復從常山請而益賢公時督府胡公宗憲威傾兩浙其前驅求索無厭二千石以下唯唯公獨縛而杖之白其情欲解綬去胡公更延以賓禮戒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供具減十之五皆

府新昇之兵數百擁主糧者而譟竟日公馳而諭之
曰張公至矣遂凛然散有礦寇擾處州傷官軍將及
于衢衢守議避之公曰不可單騎諭以威福給米數
石曰爲爾歸餉毋擾一方民冦退相戒不入衢癸亥
陞廣安知州道出巫山巫山民扶老攜弱攀帷而呼
車不得前公步行數里至廣安一日而決淹獄五十
出黄明義等五人十餘年之冤于獄置釜薪廳前訟
者徑入炊廳下須臾決判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
焉知闤闠立二倉令有罪重者入米輕入穀逾年得
米穀千餘斛爲往來將賑博上生貧者之婚葬歲數

百金有推官皮姓者至索賂公不應因閉署戒閽人勿入知州公遂壞垣而入曰澤有索請君探之而吾亦請探君橐皮大慚宵遁入計自治騐不以煩民先是銓曹書其名于壁曰天下廉吏張澤相國徐公階聞其賢招之曰同鄉也何難一顧公曰卑吏兢兢聽冢宰之黜陟某不肖何敢私謁相公請辭于是銓曹奏治行爲天下第一乙丑擢僉憲雲南公去家萬里兩僮自隨歷舊治不使人知分巡安普當道推重之事輒委印纍纍者七簿書匆丨益勵精不遑食寢改巡武定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夷其兄爲酋長卒而無

子其婦護印詮其俗也繼祖謀奪印治兵攻其嫂遂
拒命中丞直指使議討之公曰小醜而動大衆不武
以夷攻夷不得其死命損威授我千金師一旅不旬
月可計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公監夷軍五百前發
公歎曰我欲計萬全而當道疑我怯耶遂毅然往誓
師忠義奮發衆皆感動一戰而勝賊走險部將哈囉
銀曰險恐有伏搜不得追及戰復勝賊疾走渡河銀
升高無所見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失分兵為四哨約
並濟自當一哨麾其衆前半渡伏起截流而鼓三哨
不及援兵潰賊以夷語詞熟恵得公狀執之公居賊

褰衣冠危坐時讓以大義賊皆俛首稱張爺列坐踰半月督臣調大兵討賊兵四集賊置酒獻千金爲壽願得手書移軍門乞赦公叱之曰天朝大臣奉命討賊寧爲賊作說客耶賊曰不書則刃之公又叱曰死則死耳刃何怵焉賊乃使輕騎送公還而拘留其侍衛惟百夫長胡翰一僮張時用從行至山谷有鐵騎草萊中躍出公遂遇害翰時用皆死三日賊歸公屍面色如生督臣攻益急踰月誅鄉祖賊平公櫬野還一子斯盛廕入監今後府經歷爲厯中公進階奉政大夫方生曰君死國守臣死封疆將領死行陣士死

綏百行司死事明有義也張公得其死矣豈不參天地光日月與顏常山張睢陽文相國王待制諸君子齊名哉當其片語戢兵單騎止寇一別駕見憚胥府不獨才勝節固憐之矣剛介之士往往踈于拊字而所至以循良稱今去思碑五生祠二忠節祠一祠鄉賢者二沒世不忘非耶滇南萬里與夢符張公殆天授已

雲南按察司經歷劉遠先墓表　陸　粲

紹卿自太學生得授按察司經歷銓注雲南先是余以給事中言事謫貴州都勻驛丞雲貴按壤皆古西南夷地貴州尤瘠惡非人所居余行數月乃至境上屬盛夏暑雨所經由皆大山長坂下上勞憊盡日道無行人俄有騎而自後至者紹卿也與俱憩坐林樾間語相勞苦仰視山兩崖斗絕數百千丈色如積鐵霧氣滃滃起山巔虎跡交錯道上紹卿憮然不樂余顧笑曰子悔來耶丈夫不經此當何由知艱難子行矣紹卿亦笑且頷之上馬去余至都勻會驛舍久廢

僦居平越平越者雲貴往來孔道也諸自雲南來者時時傳說有新官劉經歷者彊執不受請託蠻酋武官放恣淫虐不畏大官府獨難劉經歷耳余聞之良喜自余去平越及歸吳中三四年間與紹卿不相聞既而紹卿上計京師撫按者署其考爲諸幕官最當遷秩矣適有飛語聞吏部於是以不謹罷則聞有按察官以細故相望實陰中之云紹卿自失官家居十餘年病卒卒後若干月且葬其子瑊詣余泣請表墓余許諾因爲道往時事曰吾知若父久矣忍無以慰其死哉紹卿諱遠先世家臨江國朝有編戍蘇衛者

令爲蘇人自其從祖父刑部尚書與清始起進士至
大官父佃母陳氏紹卿生有至性十四喪父執喪循
禮而力學工書事母以孝聞在雲南涖政明決上官
才之事多倚成焉所平亭疑獄甚多土官楊訓殺人
帥府桀黠奴高壁亦坐事當謫戍兩人要重貨授之
不納卒案致如律千戶胡學詩戕其妻行賕要人脫
罪一詢得實狀論死王彬者劫奪殺人道中郡吏名
捕之一兵官子亦王姓而彬疑懼自危爲吏所繇既
誣服成獄矣紹卿往覈按立得殺人者而出兵官子
歲儉視督平糶計會詳密而賑授必均民以不殍死

閱視通東諸郡吏積衰蠹爲清德所建易尚多不悉
紀令任職差久其功緒當益有可觀者顧僅逾一考
輒以暗昧之過去談者惜之或曰紹卿平生剛急少
醖藉用此觸忤貴人卒見廢退斯自取之也非耶余
謂不然夫仕在不失己耳乃禍福則有不可知者昌
黎公曰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
語言日蒲伏公卿戶下拜起望顏色然其人固自有
利不利利則躐取華要不利亦放棄流落死耳要之
榮達有定分非必以諂傲爲通塞也如紹卿雖僦僦
食貧以終亦何恨哉亦何恨哉

雲南府知府杜公棠傳

杜棠字善政三原人儀貌豐偉剛毅寡合獨與靖川處士馬尚賓爲友專物洽聞經明行修尤善星遁風角之術由鄉舉任眞定通判調彰德府靖遠伯王公驥征麓川舉軍前占望運籌爲衆耳目賊平　上賜美女一人仍陞兵部職方司郎中恭贊戎政錄功聞兵部尚書于公問命棠曰公某年當無執而歿于惡之止增四品俸調南京戶部所在人以識大體稱南部堂後樹忽冬花衆異其長曰此堂尊之瑞也棠正色曰冬花春秋書異何瑞之有其剛正類如此性至

孝母喪廬於墓側時友人馬尚賓抄殷和羹養親愈
疾涇陽處士師維學亦執喪廬墓遠近稱二孝焉後
陞雲南知府政績著聞以老乞致仕詔進三品階通
議大夫卒年八十一在雲南日靖川處士卒公思之
不置求有能招魂者招之至與話舊詠詩而別故鄉
人稱公與靖川爲生死交云

楚雄府知府朱公繼祖墓志銘　楊廉

公朱氏諱繼祖字孝思別號慕菴世家高安由邑之高倉一徙碧雞坊再徙披山代有聞人曾祖諱仲益永樂乙未進士累官刑部郎中祖諱子昂號北湖居士父諱正已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公賦質醇厚一切戲謔皆不樂爲而內極明徹書記於心不復遺忘成化甲午舉于鄉甲辰舉禮部第大廷以進士出身授兵部職方主事守山海關譏察厥甚犯者雖權貴無所貸人謂不愧鎖鑰之寄也滿三載遷轉武庫員外郎郎中常抑配女直夷人於府求至甫二日

即後事而同金文雷餞之不可得他如蕺省錦大新
隸斟定外官馬丁附驛軍冊革專差之擾以靜驛傳
皆公所建白著之令甲至今者也轉雲南廣西府知
府推誠撫字興水利立社學有養有教夫苗卽夷其
民前此叛者如龍俊普清諸酋長次第納款盜發竹
子山奉當道檄督兵往勦之逾月奏捷朝廷嘉其功
有寶鏹文綺之賚當報政之期撫巡交薦吏治楚雄
二郡皆在京師萬里外而後郡之較先郡爲之似差
易者而公處之若尤難爲故至卽翕然稱理景東土
官知府陶洪啟匿一方十數年如唐之藩鎮公復奉

嘗道樅單騎而往衆皆危之公飲食起居不爲隄
推赤心置人腹中開譬逆順如數黑白洪卒伏罪其
境遂平人謂賢於數萬甲兵居二歲即上疏致其事
公撫世酬物不爲矯亢然趨承之事素所弗欲故當
其在部爲人擠排出之遠地及其在郡亦以取忤上
官浩然而歸家居惟以敎訓子孫爲務間與親舊敘
逹濶陳說平生吟詩飲酒惟如也子定昌初以御史
在北爲迎養計得乞南至家懇請竟不至大意謂謝
事以來城府尚不欲入而況於都下哉蓋其晚年喜
靜如此公生正統己巳二月卒正德戊寅九月享年

七十公三十六而釋褐五十六而挂冠仕不爲早涉
養益深而設施有其具歸不爲遲勞逸相半而初心
無所違積階中憲大夫致仕後遇 覃恩進亞中大
夫爲人孝友天至佰念二親不及祿養服食必自既
損俸餘所入推之同氣并同宗之貧者與人言必傾
盡雖童稚無所欺咸稱其長者所爲詩文名雙溪存
稾

雲南曲靖軍民府知府龐公嵩傳　京學志

公名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爲弼唐先生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晋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灾公督賑責悉霑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于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公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銀免其直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疋以甦衝塗罷胥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

掌匠戸以實丁口入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戸而巳歲課不能辦公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名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公躬至婦所見室畔縣嶐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詗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傭人亾其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公偵知鄰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遯也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以爲神戚畹王湧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

公弃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公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抉異無不底徃實帰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行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興起者爲多公天性嚴明毅然不可犯而又與有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疏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爲歷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從與槪察公謂非理

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令今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在所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葛仙鄉有特祠至今俎豆不絕云

知府鄭海亭溥墓志銘　王慎中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千人江南北巨縣以缺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爲其縣擇令交欲得鄭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人竟爲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顯者與尚書公交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于方佐銓司以與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爲詭而多仕者爲令者往往朘取殄用其財而逆以熾叢瀆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貧以敢訪得其禮俗所由壞歎曰兹邑生迫而斂重若此乃謬以富得

名民方以愉侈遨佚招四方之目其奚以免因語民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惇惻自以裁貶一身服御為率至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大夫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為浮尤吝興作舍館升輿苟有可因不安變革曰勞民以悅人非吾心也既不歷財以傷民心始稍取境內一二巨室侗放難諭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為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賓接驩不失節士大夫憚以私溷君聽又勑其家亦莫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

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惟不援入以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爲舉子業邑子多才而講習乖刺文不傳於經君爲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知所以爲文至今科日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爲多張運使公愷清德絕行一鄉耆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貧王進士問病免家居善文學君敬事運使公與給事進士游加親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龢工註詁皆優與爲禮君與人無忤其溫而有辨又不苟然也巡撫中丞部使者涖見陵縣無錫治行爲畿內最交薦之君性恬簡寡將迎又無鍰治苞苴以買進秩滿

僅得南京戶部主事以去留都民曹事簡君益爲深
厚閉戶讀書恥與儇捷之士競汨如也以其間爲古
文詞據理確質有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名在
職隨事展力未嘗苟且而惡爲皦皦維揚置分司榷
舟有大小二關舊皆征之君往司榷謂某府史曰征
利而爲是鍼細髮密雖取贏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
行莫誰何之權計以足乃知諸爲細密者非專爲國
增計也積資員外郎中擢雲南府知府未赴任以父
喪歸喪免侍母不忍去左右居歲餘母病卒始免父
喪母勉之行君戀戀膝下竟得奉母之終君爲戶部

以其官封父殖菴公元爲户部貟外郎母伍氏爲大宜人在無錫迎父母就禄養治喪葬合禮於二親生卒且致其情克名爲子服除赴銓暴感疾旅卒都下實庚戌十月十日距生弘治乙卯年五十有六耳君始至銓江南大郡交欲擇君而毘陵人以無錫治最故欲得之尤力聞其卒皆相吊君名普字汝德籍于南安之郭前村

尋甸府知府戴公鰲墓志銘　張時徹

公系出宋戴公後其裔散處台之黃巖至諱陽者始徙鄞桃源歷傳至公曾祖鍾贈承德郎東昌府通判祖浩由通判歷雷永鞏昌三府知府父瓚迪城縣學教諭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母杜氏封宜人公諱鰲字時鎮別號屏山生有奇質七歲誦書即了大義甫弱冠登乙卯鄉薦己未進士嘗太和縣尹以經術飾吏治所治獄詞精核如老吏發民廬振閭風遁去幕吏大源綱隆毒民操法逐之會斬草雞增城固防大備穀粟以備凶饑民用康又撫按交疏其賢

調揚州興化縣時適大侵至有相殺以食者乃請粟三萬餘石凡賑民二萬六千有奇瘞路莩二千三百有奇收遺棄小兒官爲哺養民病者與藥田者與種逋者緩征其有豪暴里中如朱德丁田者捕而誅之政譽籍籍一如太和陞廣東韶州府同知撫定叢寇用之討賊輒爾奏功四封宴然時所屬巡檢洪穆與其妻病死于旅則爲殮之而佐其子以歸櫬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決遣如流庭無滯獄時有鎮江程珎程璟者以鬬毆構訟而與鄉之鐘官有怨欲寘之死公曰殺人媢人而可爲乎竟當之遣戍會其人乘

塋以公守尋甸整積之也時遇覃恩獲封父母妻已

而抵官郡故夷也官司學校不立吉凶無禮俎豆不

修犬猾狠噬者皆是也公乃歎曰嗟乎斯獨民也夷

獠吏之弗華也而欲民之無夷弁矣乃數土城開府

治立學校建師儒有城有署有壇有倉有亭祠舍館

有陰陽醫學飲射讀法彬彬比於上國矣如是者六

載以考績行素以不能善事上官復論鐫秩久之鄉

士民且長子孫矣而誦說功德者不衰從守林斌乃

以羣衆之情貽文鄉郡以表述使云公之歸也謹祠

學稚宗族凡關人倫風教者靡不用其情而雅好山

水喜賓客築芳洲別業已又築會川亭館日燕息歌詠其中賓至則擷蔬摘果釃酒烹雞酣賓爲歡不待外求也古今圖史徧陳齋閣時取而識之有所會意輒起而劄記至盈箱牘矣此其度豈娓妮緇垢者哉

嘉靖己未十一月偶以末疾終享年八十有八同母弟鯨布政司參議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鰲工部主事

楚雄府知府王好學傳　　縣志

王好學字道卿巢亭人嘉靖庚子舉人知陳畱拓人上擢通判益修學三年遷知澤州所屬沁水有成化間李瀚知樂亭有遺澤好學未生也至是過而祀之又加惠其子孫曰吾邑賢父母役也敢不必恭於此乎三年遷歸德同知澤民祠祀之如陳畱而歸德於服歸起太原石州新被虜居民無固志爲苙筑小頭曰之部使者遂檄視石州如所畫尋遷戶部員外郎督餉昌平轉郎中遷楚雄知府歎曰奈何六十老翁走萬里而不息乎遂乞骸歸鄉評推重隆慶之元府人

犯境捐金佐治城堞大旱倡立義倉縣令坐償庫金

非其罪爲代償令得去

廣南府知府劉先生容傳

王禔編

余讀往史傳不可勝舉而良吏卓行代不數人豈貞憲清操出於眞誠不易得歟然而二者有一足爲世重而兼之尤難蓋理人持己爲道雖一術猶孤介爲途則殊天之生人若專一以成名者勢使然也余於劉先生既歎其才之兼又知其事之審處而作傳庶幾附有道之碑云先生名容字汝大汝寧羅山人也生而恬憺無所好成童時動止一以禮授經于叔祖東東發解中州行誼爲里人重而尤篤人倫孝友撫公謂族中人曰是兒他日不但功業顯當以令德著

借吾不及見耳自是邑人稍稍奇公而公益韜晦嘗慕徐孺子非力不食之義習勞甘苦刻意向學二十娶姜氏以公貴封宜人閨內則與公相敬如賓人擬之冀缺梁鴻而家貧居恒敎授以養父母父母安之每舉筯歎吾食藜藿不知列鼎之爲美也嘉靖庚子舉於鄉上春官不第從遊日衆青袍草履寒暑不易坦夷不校人望而親之嘗之館塾無賴子辱詈公遜謝不已久而方解次日里人共責無賴子非人哉以爲犯劉先生無賴子悔恨欲自經竟逐去公友愛其篤二弟宋官授室治生讓先廬與之而別構茅屋于

其側里之閱墻者往往感化時諸邊缺馬大括郡縣不惜重價人競趨之公若不聞也者令鄧君雅敬公又憐公貧窘以語之公謝曰我無馬鄉人共知今又有馬乎姻黨被誣乞公居間公諭之曰吾人處世所恃者天道神明而已爾誠誣人即不直神亦直之奈何舍正路而鑽別竇令聞公言乃白誣者公不喜女色友人疑其矯强飲外墅而先寘美姬于空室夜分各寢一所謂公好靜宜居此鐍戶去而姬出公危坐待旦天甚寒姬啼公以衾與之終不一顧友人太息曰坐有魯男子而吾不知何云交厚哉公遊南雍宿

正陽主人婦少而新寡夜就公婉轉誘之公作暴疾狀呼僕篝燈煎藥昧爽馳去僕爲人言公終不洩也已未父母相繼卒哀毁踰禮令陳君造廬慰諭槁禮不慈不孝之文示公瞿然汗下始有起色辛酉禮除矢感風木不赴公車或曰公不忍仕是也如夜臺未沾一命何公又瞿然汗下跨一蹇驢去試復不利謁選判黃州抵家而姜宜人卒公泣曰此與我同辛苦事父母者父母不及祿養而宜人亦以荆布從之吾何忍再娶且有牛衣鹿車之誓矣營葬畢單車赴任黃號難治而公專催科逋負至二十餘年公務以至

誠開諭不事鞭笞爭先輸納他郡糧不完及錢穀棼隳亦以委公立辨監兌蘄州黠吏悍卒相戒斂戢公布袍蔬食不殊寒士人或風之公笑曰惜福職行吾自甘之不知其他也自是廉平之聲卓乎上下爲刻旌績莫可殫紀乙丑景王柩回京中貴人僕從橫甚兩臺以下凜凜恐獲譴公力任之中貴人系聞公名持其青袍歎息嚴諭其下無所投擲壺徐公謂其屬曰吾儕嫉閹宦如仇畏之如虎每每激而取禍覷剡君事良愧矣居久之擢同知府事 山收船朴夜泊蘆洲賊拔刃突至詢知爲公叩頭辭謝仍衛送出境而

崔村之警稍靖副推僉臬者數輩人恐公去環訴兩臺竟從民情不遽奪也隆慶改元籍沒陶氏公當其事無一波及守缺例入覲一篋自隨見者畢沸公任既久揚愈厲而吏事益習漕院檄造運艘數十工竣而洲泗百人推挽屹然不動相視無計公命通一小渠布以田間淤泥數人曳之利涉如川遂達江滸癸酉擢南戶部員外郎任黃十一年奐士女舉臥號哭之聲震于原野為立生祠歲時伏臘若水旱疫癘禱於虛日公抵白下未幾推關武林公私稱便久之值滿考璽欲乞歸少司徒汪公曰知君志不可奪顧不

為二尊人地邪公又赧然汗下貸十金行時銓曹二人一為公門生一為舊部係夙公少需嘗有顯陟公不謝亦不辭而去又久之擢知滇之廣南公貧既不能行又疾作懇疏乞休　上知公非矯特允致仕獨居索處一榻蕭然親知勸公為主僎計公流涕曰老而再娶是曰昏悖其賢邪且有累如不賢敗德破家所不忍道吾即忘糟糠約可以四十年苦行頭陀萌還俗念哉公倖入盡散親族至不能舉炊陋室湫隘不蔽風雨讀書課子泊如也每出仍布袍草履婦人小兒見公來亦斂衽起里有不善惟恐公知聲迹公

府達官貴人趨暨不見式廬造請亦不及公府事也壬午大慶覃恩進中憲大夫甲申五月發疾大作猶手一編寘牀頭誦諸子甘貧安命毋為市井計六月三日索湯飲訖就枕少憩立 時盛暑顏色不變人咸異焉公自少至老無一戲侮語無一欺罔事誠之所積人自感孚使大行厥志雖不能盡抒澆漓而實心實惠視智術駕馭者當必有間乃止二千石而又未見諸行事也惜哉公奏績入都余謁旅舍見其行李飲食愊恍累日不能出及余癸未使旋道經羅山公與余談四鼓始別僅歲餘公捐賓客古人不可見欲

見公私自厚幸乃不及朝夕侍側爲覯法地而又忞
化恨如何哉公之計也識與不識莫不悲悼其祀諸
鄉賢亦未如往例焉勸邑稱健訟近渝導俗桃李成
蹊有味乎其言之也嗚呼余以良吏卓行克兼于公
至于爲孝子爲義夫未之及也公之甥袁生梁爲余
表弟而公季嗣登瀛平交行誼有父風哭請曰先君
生平不近名惟是一二昔心苦行恐子孫不知湮滅
白聲屬吾子紀之藏諸家廟惟吾子圖之余歔欷不
自禁歎曰祖孀何人辱先生遺命如此昔人薄感恩
而重知己使余爲誄爲謚何以見先生地下遝枋狀

與門見之眞與略其微細列其大都作劉先生傳俟他日修史者採焉

雲南臨安太守齊公柯傳

羅治

公諱柯字文則號恒省爲南昌漸嶺齊氏而族有籍于鍾陵南昌固世縣也公生而穎慧兒時瞻視端凝屹如鉅人而受氣甚薄體孱弱若不勝衣獨沈酣耽精于經史之間沛而爲文若走建瓴之水而決江導河也十八補郡庠弟子大爲督學晉江蔡公所器公在庠序用禮讓相先遇齒長于公即道路一揖之頃務爲折節曰此我丈人行也還公同儕進退先後不少踰尺寸御史羅雨巖公者公先輩也公方弱冠試場屋而羅公尚處棘院外明日羅公歸公爲執盞捉

祓禊送郭門殷勤爲別而諸晉得意之徒氣益一時
視縣公茂如也未幾上元許公視學南昌閱公文特
冠其曹偶而士論共推公年少謙讓可風薄俗受上
賞是時公品高望隆文益淵微入理窟乙卯舉鄉計
偕而北會分宜當國特慕公厚幣延致訓世蕃諸子
而分宜諸用事家人嚴亮嚴鵠一時狐假彫張來往
縉紳間諸貴人畏口語者反㿋懾之及見公固説爲
恭謹公自是坐閉深院外事盡謝不聞日斤斤引繩
墨化誨諸子攻文讀書王莫能窺公半面公亦尋厭
別去分宜敗株連遍天下而公得奉完節清名舉世

高焉公先後七上春官而家愈益貧初授和州學博務先道德禮讓而次及文秇復倡講學之會風聞遠近學士大夫不憚百里造公印可各俾有所得而去州守李公渭屬公修和志公于山川風俗田畴戶口之外孜孜傳廉吏紀鄉賢豁人正士節婦烈女三致意焉公在和屢勸薦疏列年會試竟不第陞溫州瑞安令瑞安在浙溫台之交濱海爲巖邑號不易治公甫下車興利剔弊諸不便于百姓行一槩裁以己意邑故無公費而有沙稅名公費歲入不下千金悉罷之自是疲民少蘇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編稅

狹而反溢稅者歲蠲丞尉徵收民益苦之公爲建丈
量之議請監司郡守親爲履畝搃籍登籍以記無有
漏而以田額之羨餘實田額之不足而供應諸費悉
取倅祿父老有持雞子杯酒獻者公笑而遣之自是
創爲畫一官無擾民民無逋賦于事便又奉檄入平
陽一如勘瑞安故事未幾新例下大丈夫天下名用二
邑獨從容按故籍對他如治河以興水利知有貧民
不知有大豪訊獄以雪冤滯知有平反不知有成案
居五年以卓異名公瀕發之日三老子弟傾邑而出
郡亭遮道萬人呼號聚哭至壅塞微車不得前公徐

出涕曰我去而繼我者獨無良牧乎且我德薄矣老何念之深也邑人為公建生祠而與前令吉州劉公並祀號二賢祠云公入都下主長安門民家出入隨一蒼頭囊中有時或不能名一錢至一切請謁問遺公實不省何等或擬公大質直少脂韋即首不及臺中或次當列郎署而僅僅擢評事大理公不屑意曰佐大廷尉讞罪因鞫大獄一駁一訊持平而無少撓而又棄斬斬無餘味者至衆所不敢直于大廷尉公每一一得白之銓部楊公盧公往察公賢又以公久在散曹者重為公惜遂出公守臨安在滇南萬里實

善地剏得乘傳往公至臨安日坐堂平政斷訟甚蔵
自已俸外絲毫之間恐少汙指公暇閉閣舉觴理丞
飄然不知此身之在西南天地也一日少病脾鬱鬱
有樂于心上書兩臺使者決策請歸而直指李公尉
公洛中所舉士至欲百方留公不可且語公居郡直
以而理之而卒莫能奪公李公特為會題請命于
朝公始得欣然就道顧蕭然而往蕭然而返公以東
吟不易之心居珠玉多生之地即所稱一篋之實可
貲數世而曾足動公之一盼乎属有遂土官者餽公
又度公歸貧中途齎重金爲壽公立麾去奈何以此

相況薄賦安而厚受汝金吳謂欲富乎遂頓首曰賢哉齊大夫南人不忘公矣公歸而白袍青巾逍遥里門之下念無所事獨有所乘車駕之不可焚之無謂卒推而贈其女夫當塗令之子敝屣薄田悉守舊物其逝也幾無以爲斂大抵公生平踐履清修語言篤實獨行之影不媿夢中之諾必踐公存仕宦守爲廣州過嶠廉之處默公在學問至爲鵝湖不立高論之伯恭長貧庶幾于黔婁而貴爵二千石直道無忝于柳下而仕免于三黜者歟

大理府同知彭君鏡初墓表　　楊　廉

君諱鏡初字孔彰後易德貽別號龍山道人其先祖
楚之麻城人始祖諱啓宗遷蜀定居嘉定曾大父諱
紹經大父諱惠父諱伏緣母曾氏繼燕氏尚氏君領
景泰庚午鄉薦三試南省俱報罷既而慾癸未場屋
火且欲得祿以爲養乃就冑監資格釋褐通判池陽
職掌稅糧凡其施設有出於催科外者民多戴之厲
志以居官三事爲主丁母曾氏憂即日解官奔喪或
云三峽秋漲宜少需君不聽布帆竟無恙服闋通判
漢中值民饑時余肅敏公爲巡撫以君爲才凡賑恤

之事一以檄君有奸人稱張都御史糾衆爲亂所過受詞密捕得之餘黨驚散有盜剃髮詐爲僧巾㡌隱隱有挾妖書以惑衆並廉得之以置于法丁毋燕氏憂服闋通判平凉民饑艱食視昔漢中尤甚公私掃地僅有藩封祿米預儲民間者借以倈散有謂宗室餉不急此然乘時糶之可邀善價令如此則怨君矣君不聽未幾田鼠害禾稼市有虎慨傷人定爲賞格使人捕之乃息滿九載進二級同知大理所凄多土官舊俗謁見有儀幣有饋雖知取不亦多因仍君一切峻却之時見素林公爲憲副最惡貪吏特禮

重君湞寓尚鬼公所至必毀淫祠海上有獵神頗著
靈異君以公命竟往毀之方航海高浪如屋從者膽
落君獨無所怖已而風止水靜卒事而還歲旱禱雨
輒應雨足禱霽亦輒應興教有名能驅霆呵風駕雨
爲人所信向者屏之弗用崇重學校作興人才尤加
之意弘治庚戌五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
十有三卒後或以公帑不清爲言僉憲李君輒按部
考驗得其正數外羨餘百金封識如故乃歎曰是且
不取可厚誣耶遂以羨餘爲君賻後題其銘旌而去
君蚤歲食貧服商賈以供菽水勞苦事事身任之嘗

以戶役當給事公府恥不欲爲百計脫去聞御史陳某素號明經擔簦負笈往從之學毎讀書一巨桶中以禁出入力學無寒暑間至忘寢食父性嚴厲有過雖冠帶必勇受杖責嘗迎養官下比歸請爲輸粟以膺仕服轉大理堅欲終養父命不許乃行處弟怡怡然或忘繩檢必加戒諭造燕私器服必以均之視弟之子如巳子父爲族豪所陵事豪彌謹卒能有所感動與故舊厚來索遊者必滿其意與之盡懽而別有父卒于漢中去家三原不能歸乃津遣之王端毅公甚重此舉謂古人麥舟不是過戚里有負官錢者爲

之假貸以輸雖累償無悔其周人急難皆此類家居不以造次廢禮盛暑中未嘗短衣單笥退食自公必課諸子學業多至夜參半素爲余所肅敬所重至易其字以屬望之在仕途守直道未嘗干人雖於杰敏亦無所私謁云

新興州知州高斗南轉

高斗南字拱極徽州人體貌魁偉語聲若雷聽者斂容才識明敏慨然有遠志國初以州司薦授四川定遠知縣惠政多方百姓感頌至為謡曰江上高樓鼓角鳴至今吹出斗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三載考績以他故下刑部獄定遠耆民訓典等相繼奏其廉能公正　太祖知其賢而赦之復命知定遠且賜以錦衣紵絲表裏鈔幣金銀延宴時衆天下廉官數人斗南在其中語具彰善朸聖政記可考也九載最績陞雲南新興知州德政為新興人所

愛戴不異定遠時居數年以衰老乞閑上疏薦子向以自代 上允之乃遣以歸年七十而卒

昆陽州知州譚公讓傳　孫宜

敬皇帝末年治化熙洽人文宣暢海內材行瑋碩之士彬彬盛矣當是時華容人劉公大夏王公儼次第入為公卿而諸郡邑吏著者則又有慎齋譚公譚公為人椎樸長厚寡言咲重然諾其所接遇即驕子弟悍詰父兄莫敢犯者然又敏才嗜學明經義能文章自為諸生至舉鄉試咸以此師範邑人故邑人今尚稱譚先生譚先生云弘治乙丑譚公為江西南昌府通判南昌者郡之壯也多宗室長官大家其民險狡好負而通判職綱稅糧譚公嚴一切湔却賄賂寇包

代責民親輸郡舊好進橐裝求假輸期譚公與樂飲訣誓不再見而案舉常籍賄隱匿者悉入官以萬計貫表京師舟將發投匿名金甚衆譚公不啓第命吏拚棄水中已投金人競網取之爭多寡訟官於是人始知譚公有異政云譚公爲南昌二年駸駸顯矣會裁冗副貳譚公改而爲浙江衢州府衢政初尚嚴厲夜有書廨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譚公顧視笑曰爲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邪更治簡緩民愈稱頌居頃之浙江山民與江民相侵殺傷有司莫能决朝遣刑吏按之益不易制

以譚公至未月立解攝府事禁嫁娶論財罷不例榷會寬租稅減土木平繇振學歲有經紀開化江山令缺民請監察皆願得署譚公監察委譚公開化而別遣署江山江山民遮道訴留車不得赴譚公遂兼署兩縣當是時姚源賊號二十萬爲圍陳出沒開化境而譚公又新署也然譚公顧能嚴部曲謹烽燧拾拔距士置戲下爲禦賊計賊多譚公南昌所撫人者至營不攻而語譚公所部曰此故父母善吏何可忘也逐騎速過竟全其營譚公既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禦壕嶺西寨賊至嶺趨嵌樹所築寨曰譚某築賊見

題因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譚公乃帥兵殊死戰誓
賊首三百馳還開化初譚公與賊遇也以兵少間道
避深山中山巨室方楠見譚公而泣公怪問故楠曰
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爲兵而公僅留其二今二子戰
雖歿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化有恩惠民不忍
棄公即欲破賊山多獵家皆公故所免勿爲軍者僕
請爲公招之乃持公手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選力士
二十餘人夜直入賊隊擒殺其首賊驚以爲大兵悉
至因奔散於是譚公始得脫而破賊又嘗以檄往城
常山議貲百萬譚公曰取石於出浙山砌石省薪免

覆粲厥益弁焉官不私財役不私力事不米盜民不
侵年夫如是何百萬之爲也常山城二月而就卒無
橫費譚公積功能久僅遷爲雲南昆陽州知州至昆
陽謂夷裔少文難治以迸幅則令諸生日執經受業
解中凡視事罷譚公坐上座諸生分席起問難决剖
疑義罔不精當上遣使至州例假公務穫原貲始歸
譚公令微給薪芻禁不得進謁督前件椎移檄者理
報遣使者顧反緩理於諸使人咸不顧昆陽行省梟
官薪芻故辯是州民病樵採轉運乃悉數民死傷者
申罷其事其他政大率類此譚公居昆陽三年所疾

固請歸歸四年正德庚辰卒年六十譚公名讓字汝卿

論曰譚公朓朓然醇確君子也今制科極於進士高位美秩多遠焉自貢舉行非是科者即夙學殊材懿行善治其能致位公卿牧伯蓋什一鮮矣故譚公雖以文學治行稱所歷僅若此不謂時之限然邪往予嘗語邑諸弟子貢舉鄉賢非譚公不可諸弟子曰譚公位卑嗚呼鄉賢以位邪位卑其人卑邪生以不進士限之死也不高位棄之邪斯益可以觀譚公矣

霑益州知州林挺春傳　

林挺春者順德縣人也字少和一字元育從湛元明先生遊事親孝蕃梟皆旌其門挺春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舉而律我當伏不孝之刑奈何以爲嚆矢隨屏去之以舉人敎諭仙遊仙遊故有田租掌教多侵漁挺春悉散諸生嘗自作籩豆禮器或謂有主者曰學佛乃舍其身吾何惜錙銖而儉夫子遷知零陵調南靖南靖兵發後官寺里屋一空蒿藋成林白骨滿野虎豹晝行挺春芟穢掩骼驅虎豹而遠之倚茅聽政邑洪水至城郭蕩析乘桴露處乃遷于大帽山下邑

焉漳經界不正自朱子已患其然今尤甚富者割倍
賦之田無直以啗貧民貧民利而從之既賦日積縣
官受其病挺春悉問富者拓流移撫凋瘵南靖大治
稱之遷知益州知州以親老不赴挺春醇謹自蒞仕
至老未嘗一介取於人罷官益貧人以是重之

雲南北勝州知州潘叔子綵墓志銘

汪道昆

志曰於乎此故州大夫吾友潘叔子朝言墓也往歲夏四月十九日朝言卽世今歲冬十月二十有五日諸子廷訓廷讓廷試廷謨廷論乃始舉喪葬在歙北之園田卜癸丁吉則余嘗預聞其卜矣諸子有事封樹抵余志而銘之初朝言受室吾宗舉宗快得佳公子爲子壻及余從朝言入博士舍諸博士快得佳公子爲諸生公子名綵尚書且叔子也尚書公起家癸源世多顯者尚書公既免居郡乃舍學宮旁獨叔季

從迄今守尚書公祀遂占籍郡下邑爲郡中人尚書公故納楊氏姬京師出爲樵陽守癸未楊舉子乳而命之曰樵髯從尚書公之官尚書公出行部所親介部下材官私覘叱弗與通比邂庭終不以得親而渝婉婉歸受尚書公命入山讀書中道飯故人家日且暮止朝言宿朝言亟遣人請命尚書公所然後許之即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母楊以翁媼獨無養念之深朝言走豎子逆翁媼京師期而待之京口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言卒同舟奉翁媼歸母大喜既又以翁媼且老無子男力請翁内一姬生子惟毉翁媼既

歿則惟鋆同諸子起居旣冠則正席改事之曰吾舅
也尚書公旣捐館舍朝言從伯仲執喪奉匍匐京師
上書請邺資斧悉巳之自出無預諸子舍中伯仲奉
嫡母程淑人終故邑程馮几而訣伯仲獨惜不及見
綵季弟綸葢與朝言同母綸彊幹諸鋟殺出入悉屬
綸獨修尚書公遺事而代其終諸齋用悉自任綸乘
間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將令綸終不得爲先公子
乎于時客奉滋煩綸倍朝言而陰助其不給綸中道
殀朝言如失左右手拊二孤宿帷堂語諸子曰季從
口不言二孤謂吾在無俯託耳二孤卽吾子也於是

諸子以陰助客奉告悉歸二孤朝言魁然類尚書公
美氣勃勃雖在逢掖屈首受博士書顧虎視鷹揚喜
兵法故從外王父楊翁受射已復從山東樊氏受陰
居常慕汲長孺馬伏波爲人慷慨自許每中夜不寢
拊床奮呼大丈夫不死龍鱗則死馬革等死耳寧能
墐戶與昆蟲俱死邪嘗單騎北游行劫者遮道抽菆
矢下蜚鷹行劫者辟易避之嘗客胡督府行間督府
請虛中權以待公子朝言佯諸卒拂衣歸嘗從督府
觀潮閩賈豎子以衝突坐軍正賴朝言力解罷之旦
日賈豎子奉百金爲朝言壽朝言謝曰督府之德也

緣何有焉反督府遽行郡中故附督府者率反唆以避連坐朝夕躬詣督府諸子於獄極口譖督府寃會羣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歙斬將奪石門入壁洋淛郡守相言直指使名朝言謝不往使者曰生行亦贊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破敵望生朝言作色曰生非衝鋒破敵之難難於樾俎使者曰此父母國也毋辭朝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視賊方嚮筴曰彼張欲渡渡則境內殘矣吾其先薄之彼斫奪其志而扼之就河濱得小艇三部分六人爲三艇朝言當賊壘進艇二艇鵝鸛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六鷁也且退飛

矣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大驚已而遁中數賊賊辟易退保故營旦日則一悍夫搴旗且用人禡旗下作氣以示必渡怵我軍朝言更一發殪搴旗旗什已而殪酋禡右則其次酋賊悉衆趨下流計乘虛可渡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當下流賊且卻則躍而登岸從之諸軍乘勝遞登賊踉蹌遁出境部使者聞捷則遣材官勞朝言既班師朝言儒服入謝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魯曹劌而左之夫以一矢蓬聊城視魯仲連臧矣朝言謝曰卽使君不以越俎爲罪鯫生何敢以天幸爲功郡人士既壯朝言

且益多其不伐即朝言以用武著碩惟修行爲兢兢
居家則父事簡肅公居鄉則嚴事江方伯民瑛周遊
而求先聖之道則師事大司成安福鄒先生太史毗
陵唐先生吉水羅先生太常宛陵周先生相友而莫
逆于心則兄事秣陵楊道南焦弱矦自惟駑𩦲負氣
務折節爲退讓爲舂容故受知督學周之君置高等
而縣諸生方願靜顧居下朝言言之使君願以身下
之既復以講道受知耿使君倪君方以礪行主功令
按七校之士輒首朝言古者爲士則貢于鄉乃今郡
之諸生非所以待不佞也潘生三物具矣其幣聘之

以待賓與且授之廩朝言力謝曰明公廩士以講學或者將騖空談廩士以循名或者將市虛譽是一祿不足以為多士勸而適足以為多士懲惡用祿也使君益高其義徧檄南國而廣厲之卒于廩會有例當補貢使君復屬朝言朝言操觚者言辭益力使君不許卒強應之既上太常廷試第一須之就選部余方奉使行邊竊計邊邑多暇安得文武具備如朝言者為之保障遂移書朝言都市行且籍君名奏之朝言力謝曰明公不善備而詭遺不肖不善仰而過望賤明公內稱不避為國并私夫人或不能以不肖諒明

公又安能以不仰諒不肖大司空朱公故爲婺源令
雅善朝言朝言得判嚴州乃始投謁蕭御史出按浙
習許司成司成謂朝言國請紹介而見之御史朝言
力謝曰下吏禮當見固公見之兹務太史公先談則
私謁矣御史法在無私絲何敢撓御史法嚴州邏者
數爲暴法其太甚者十餘輩上官以爲能遍署分水
建德二縣事所至問民疾苦筴其便益谿分水僞增
者千丁損建德歲費者六百舉案爲令俾世守之所
部檄朝言督歲幣則歲幣良督軍儲則軍儲足然於
工家繇戸無預秋毫坐不貲兌廉吏 賈稍溢朝言

辛自取足無所覬覦戶部檄藩司補給之卻弗受會未疾作旬日始瘳竣事而還輒上書請老所部急朝言甚書八上始得歸然猶以使事行計且權去無何檄至得北勝州越明年戊寅疾竟不起春秋五十有六耳方其少而嘐嘐翩翩乎節俠哉既壯而論兵郎衞霍安足道也中歲學道奉其身以禮義之塗推之後則獨行引之前則卻步嘗耿使君譽故大宗伯不亦有道之士乎哉使君領之曰然其人則天下士也惜未聞道耳朝言爽然自失退而負墻吾平生擇地而行去道則猶千里不幸而不聞斯言也吾其以索

𤫩終疾且深顧語諸子吾終身誦法孔孟有味乎其言者兩端居常則曰志士不忘在溝壑遇疾則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惜躬行不逮耳藉令天假之以年俟之以老吾安知其所稅駕哉銘曰仲尼之徒厥有兼人浮海得師治蒲得民有勇知方信而有徵取材則詘用壯則嬴始以稅冠終焉結纓堂而未室大有徑庭伊人後死先民是程則其威敵倬有善經則其拊衆倬有賢聲務今竟其所施殆足以治千乘而行三軍至若折節强學遜讓恂恂謀不出位力不讓能雖曾氏之所畏拈舍是而睎游心借日未逮殆庶

幾乎今之成人

潘朝言録傳

澹園集

朝言婺源人姓潘氏名録然鄉人皆稱曰朝言蓋其名閭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廉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於古人則稱朝言者未必盡知之朝言爲人倜儻負奇氣狀貌雄偉音吐如洪鐘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婉中其驩心母弟綸尤相得驩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覷老此奚爲徊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

都鄧謙之羅達夫畂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身傾下之時執贄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檢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旁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礦大盜往往竊窺之而發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夕嘉靖乙丑春浙東礦盜起糾合亾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死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

爲一邵患乃率兵要擊于河兵稍卻與對會者六人挐舟抵賊斫緋衣者跳踉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眙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射之什我軍譟聲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下流破之又明日伏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陳而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欽州令竟落儒生手乎朝言既以孝弟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藉甚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楚耿先生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廉州府別駕至

權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睢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鈎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讙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邪而朝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翻歲征八百有奇刊爲額下之鄉民民大悅有瞽貧令子售基地於姪子死訟奪之朝言知其奸念其瞽也好謂曰姪誠負叔業已成矣我以俸金爲若直瞽行至門反愉情自服曰寧死恐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爲丙子部選長安邸當日

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巖壑自全天眞其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蔭庶外不能策勳龍沙之北內不能批鱗人主之前而洞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貲地不肯早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以物故朝言經紀其後人無異已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淚淫淫問不下聞鵲聲陽曰鵲噪其有喜乎益不欲以已故傷母心也與人交緩急可託意所鄉往皆海內賢宗長者

而咋舌決齒於媢嫉之夫如豺狼不欲近每一縱言目光橫射意氣竦激剛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為善也不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有考焉

貢生
疏諫
棕棚

鄂嘉令虎臣傳

虎臣麟遊人自幼慷慨直躬與人寡合凜有氣節不規貨利成化末以歲貢士入太學時適 憲宗於萬歲山起棕棚登眺臣具疏極諫時祭酒懼禍逆師長以銀鐺縶臣堂樹上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日爾臣言是棕棚即拆去所上疏留中不出毋用該部復奏也祭酒聞而大慚自是臣名振聞天下先是陝西巡撫鄭時具疏請賑難齎疏人臣請往至京既上疏詣吏部吏部泣而言情辭懇至諸大臣咸動色遂大獲賑卹其語甚壯至今人猶傳之詠

除授時旨許選時授七品正官後選雲南楚雄府亦嘉縣知縣卒於官人甚惜之雲南沐國公贊曰巍巍藎臣文林魁楚烈烈烈忠良芳垂萬古楚雄姚鵬詩曰一寸生平為國憂幾番獻策在 皇州只期事業垂千古豈料形骸覆一丘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路耀麟遊老天不祿忠良士致使無窮草木愁

昆明令賀君朝用墓志銘

王升

賀君諱朝用字道亨竹窻其別號也其先楚之湘潭人後徙蜀之綿竹遂爲綿竹人高祖才國初時戍於茂因家焉祖綱正德間率衆征流賊奮勇殲渠魁廖麻子輩數人被創以死督府李巷彭公特旌其門父伯時娶於湯而生君幼穎異隨羣兒嬉戲時露奇質有古人取毬擊毱風稍長善詞說樂詼諧淵達不拘小節年十三從父來行伍偶脩戎籍户以法繩伯時君負氣銜憤矢志業儒師玉壘王太史之賢躬從往從之遊太史奇之已而晉膠庠試輒先諸士七入棘

圍無所選乃循資充壬子貢四十餘矣卒業北雍歸守選凡一紀甲子歲謁選天曹授景東衛幕人咸爲嗟惋君素精數學逆知爾爾怡然自得也蒞任甫三月值土目鳳繼祖之變全滇騷動撫臺呂瀾滄兵憲楊聞君有異術爭招致帷幄待以殊禮與共飲食不呼其官凡天時地利軍旅之事必諮於君而後行赴期執俘不爽錙銖尋令督捕白崖盜盜盡得攻田按院薦章有懷奇蘊深政績顯著之語三年復督捕迷渡君以數占之生擒巨盜數十輩知不可悉誅諭以大義令其自新釋之去於是萬彴之賊聞風讋伏稱

爲神明誓不犯境蔣與本道未約所公論事不合君無所撓委公怒叱之君即起拜曰烈士雖窮壯心未已身可殺不可辱自此不復得爲門下吏矣公回止之不從與妻孥跨驢徑行入省下乞休會右六伯陳公大參宋公聞其賢挽留之使人於淵滄稟訪其事約所公亦悔之馳書歷道其賢大略謂清貧苦節任勞任怨不宜聽其去也白於撫按陳列二公遂不允其請已而試以事無不奇中二公深器異之禮貌有加焉適宜良尹以事去俾往署其篆發摘奸伏若神江右人倪丙二商於宜良一日出不還同舍用於官

君容占其人已被殺沉屍水中顧水浩漫無所取屍乃沐浴禱於城隍令三日出屍至期君行至水邊命善泅者入水探之未獲適邑人列兩岍以觀俄風雨雷電大作屍果浮出邑人大驚君問商素所往來有楊連者其故交也命取其家一童子訊之具云丙二久適連之婢連知之不問是日丙二䠒連出飯如楊氏值連回無可避連懟佯以棒戲敲之本無意殺之也適誤中額死連懼事露乃三束篾繫以石寘水中非雷斷其篾宄不得白君之聽斷皆此類也既乃聞嵋峨二尹之報久之始得代赴嵋峨時丁苴白改釐

撫變臨安張兵憲呈名兩臺擬添設督捕府其地西
通沅江南接交趾自古蠻獠盤結之所欲擇官相度
而難其人於是委臨安二府金河西文尹嵋峨張尹
以君習知地利且夷人素所畏服俾叅譔行享焉甫
入境蠻落萬衆瀰漫山谷呼噪而來諸委官皆驚走
蠻不問獨共扶舁君踰怕念鄉渡爬泥河深入山藪
中引寘高座獠衆羅布岡厓惟首長俯伏座前聽指
揮君示以某地堪爲官舍令分工刻期刊木治土營
屋一區繚以週垣其外開街道通諸巢箐群酋稽首
奉命不三月而門堂廨宇秩然嚴整遂爲城市故許

代歿爲語云秉正可比精鋼持己宛如良玉從征延緝謀勇兼資著篆收糧廉平並著禱神以究疑獄旋感雷雨漂屍趕賊直入深崖曾致犀首叩首樹自來不就之捕館馭從古不賓之悍夷此一臣者所嘗不次擢用者也癸酉三月遷昆明尹巡撫鄒公尤愛重之君既視事聽斷益神閭里毫髮之奸無所隱人共以城隍稱之鄉宦鄧主政家蓄萬金初有一子聘顏府同女後子亡主政繼殞鉅業無所屬妻賈潛以帑物輸於顏將改適焉姪世彥訟之撫臺委官驗之沒於賈時模糊復命再委君往一一檢斷歸於姪委官

之賄哇焉顏賈各慚懼死是時巡臺馬公謂爲卓異
其薦章有云性稟剛方有百折不廻之氣分安寒約
有一塵不染之操近折鄧世彥之巨家而杜絕委官
之垂涎雖嫉忌生嗔署以下考而不顧屢辨揚東勝
等之疑獄而頓起涸轍之吏生即須登載道稱以城
隍而匪虛推才尤練於兵機多藝更精於數學實心
實政有守有爲自古循良之吏於今卓異之才若不
破格超陞何以激勵將來使君未即世擢用未可量
也然君性剛褊好直行已志不能詔時委婉婉以希
世好俯伏對應多不適上官意且以衞幕拔起爲令

長而被撫臺寵重人多忌嫉之者君亦自分數窮屢以情告蘭谷公乞放歸公曰吾居滇子豈可舍我去耶吾行子乃行耳君受公知遇不得已從之毎鬱鬱歎曰其命也夫居無何鄧公被人言而新代廵郭公與撫臺雅不相能嫉君者乘閒搆之曰賀某恃寵傲物依勢受賕請按之於是君篋衣束書行有日矣適報者止公毋行新院且有後命公入謂鄧孫、曰數不可逃也吾年逾六十可入牢獄丐生耶又曰爾大數亦至奈何君狹中負氣素以廉自喜一旦被汚蔑憤不可忍遂自引決鄧孺人哭曰夫死我義不獨生

且夫先路之矣亦自决初君蚤歲遇異人授以神行凡人事之通塞慘紓物理之鼎紐倚覆天道陰陽之愆伏調適咸預言之尅以日時百不失一然君深秘其術而一假於相以為言故人以神相目之君之將赴滇也別其署州事節判溫君而某溫請曰先生茲遠行何以教我則應之曰祖公萬福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溫君大駭徐曰勿憂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拐爭於州前果剚刃焉蘇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公叟之名之相君曰須並太守至乃可言之陳公曰吾某則一省主顧不如郡侯耶對曰不

然方今旱灾惟雲南一府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公然之促太守至君熟視之曰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雷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不酬公大奇之以書薦於巡臺見嵩劉公劉公見之曰吾雅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子息乎君察之曰子宮甚佳已有成名之慶公曰無妄言君曰九日後佳報且至名列賢書第幾何敢妄對已而悉如其言君之轉昆明也同筆硯陽宗令文君嘉謨往賀之君酌之巵酒而語之曰兄亦遷矣何以無報文君不以爲然君引其臂出檐下諦觀之

日遷則遷矣而不甚滿意其將有兔園之遊乎文君
不樂而去明日聞即報不詘君之神術假相以爲言
者大率如是君歷仕涂凡十一襖被獎三十七膺薦
者三其卒以萬曆乙亥五月十七日距其生正德庚
午十二月二十八日閱世六十有六先能侯孺人嘉
靖癸亥卒於家繼配鄧孺人與君同卒於官舍無子
惟侯出一女適生員梅鳳騰君之喪賴同鄉張大叅
經紀其行鳳騰聞計亟奔護及於瀘州扶以歸謀將
以丙子四月二十九日合葬君與侯孺人於某所鳳
騰一日偕其鄉之士夫大尹文君學博周君陳君詣

余再拜告曰賀君不幸卒於外又不幸無子其殊猷
紀蹟可傳者頗多非立言君子為之紀述將與荒煙
野草同歸澌盡惟公矜而賜之文用勒之石以埀永
久余雅聞君多奇甚思一覿以發其胸中之蘊而不
可得今且不幸死矣銘其可辭爰據梅生之狀詢
諸文君叔其事而銘之銘曰古稱方伎詣入神偉哉
公明肎景純疇其繼之明賀君三子異世方軌犇窂
籠萬象把乾坤抽玄吐奇精微分物忌多取身則屯
名高千古綱常存後有覩者攷茲珉

雲南府學教授前灌縣知縣周君奕墓碑

張時徹

周君諱奕字叔大號龍泉其先劉姓直隸寧國人六世祖達一生政鄉代外氏戎役因冒今姓政鄉生德值　高皇帝平滇服從江南周右實之而德會任從中遂成金齒家焉實君曾大父也德生民成生玉是為楚峰先生孫光篤行白首不議衡量惠宗恤族趨人之急乃人人稱說長者嘗夢白象入寢旦而君生質性端懿兒時即不好弄稍長穎悟慨揚亢志青雲之上受經於王天澤孫國賓二先生所盡傳其業沉

覽載籍以春秋名其家弱冠入郡庠每試輒雄儕偶督學使者唐西洲公大器之擇諸生可者三十人從之遊章志辨業人知有周氏春秋矣戊子魁省試例得討借君以親老罷行俄而楚峰公卒長踶爲訣殯葬無憾若天翼之也戊戌上春官不第謁于主爵願以一職自效得四川灌縣知縣銳欲行其所志時浮川江以往有羽客遺之丹五粒云可金銅鐵君曰此詞盜天之寶不祥即銅鐵可金而心弗金矣却而投之江比至縣縣故當威茂二邊勞兵轉餉踵相屬也君念曰諸父老子弟太困苦矣欲少緩須臾無死非

夫省嗇不可而行之必自令始塊處一齋佐之二方布袍革履口不二味執氣寒素也客謂之曰夫令鞅掌簿紛劬矣閒得退食與妻孥相勞苦齒肥飲醇自其所資養非侈奢也今若此得無過苦乎則謝曰客幸憐我何弗念乎不穀撫有嚴邑苟以一身舒百姓之急即立槁不恨矣嘗奉檄他邑簡騶屏御疋馬而行途人竊指爲尉史也側席輟飧孜孜求民之瘼與士習決夷風劬豪猾子孤執出大辟之寃即掀詞不避臺檄李報罰金若干者得上考君曰朕民以微累人將生其餘矣卒不盈罰金凡三年而政成當塗

奬其貧邑人歌其惠庶幾哉成都桐鄉之治矣而濉
去濵特遠毋夫人厝老而弗得將也君私計曰祿不
及養何以仕爲乃上書闕下言治縣無狀乞一本省
學職改雲南府學教授倉皇戒途至不給徒御有一
人以騾十頭輔行者詰之則前所出大辟囚也即正
色曰申寃吾職也而以貨乎君若謂改官而可官可改
而守不可改其人歎息搶地曰獨奈何活我而不得
報之毫毛乎吾負君吾負君遂逡巡而退抵家出其
橐金僅僅七十石田陋室無所改于其舊居之裕如
也雲南覲濉問近毋夫人猶遠之弗往君乃哀乞一

差而省覲焉差得乘傳給力寧謝却之僅兒徒行曰吾以私故僕僕敢多煩郵驛乎時諸大吏益罔不以尤異禮焉滇故有五華書院督學默泉吳公簡諸生異等課肄其中命公典之而君嗣綜稷則其冠也吳嘗以廩屬稷而稷詘缺乃父執謝弗廩已而有代視學政者諷君索賂於諸生君懼而納牒諷者頌銜之適仰齋胡公至嘉君操耽痛沙倖進而平廩稷又大而秀雋肄之書院仍以屬君君因心設教隨物曲成長者必先忠信而後文藝幼者必習小學而戒躐等儀範端嚴程式具備道本諸身而風行於下諸生之

獲有造者或分畝郎署或表直瑣闈或執則成均成
抽思文陛爲時聞人莫不曰此周先生高第弟子也
九載考績大吏令捧表以行蓋優之也君曰凡所以
乞便地爲母氏也今益之筭矣遠者當歸歸者更出
乎輒納祿而隱掩扉却掃不跡公府壬子之歲紿䟽
亦歌鹿鳴君誨之曰我祖我考穀貽我父子至厚矣
夙夜兢兢惟恐負之汝其念哉嘗言世人服食求長
生燒丹求足用皆惑也寡慾即內丹儉用即外丹不
猶愈乎平生刻厲行誼務脫流俗一言一動必準古
人所居家園隣侵之界即恬以委之凡與人不爭類

如此其鄉大夫周君冕頌之曰在邑爲古之遺愛在學爲古之名師在家爲古之鄉先生函牛之量圭撿不足以溢其容逸羣之足尋常不足以局其步人謂白象之符其信然哉其信然哉君生于弘治己酉卒于嘉靖丙辰得年六十有八

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 終